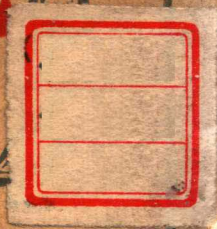


遊美印象記



愛倫堡等著

晉察冀新華書店印行





著 等 堡 倫 愛

記 象 印 美 遊

行 印 店 書 華 新 冀 察 晉

月 三 年 八 四 九 一

目 錄

愛倫堡：

遊美印象記	一
黑人在「自由美國」	二四
夏勞倫斯先生	三二
作家的呼聲	三七
自然法則	四三
柯爾內楚克：	
「自由的」美國是怎樣接待我的	五〇
郭爾巴托夫：	
亨利·杜魯門	五六

遊美印象記

現代哥倫布們那時間匆促，乘一架「星座」型飛機用不了二十四小時就橫渡過大西洋，這飛機漂亮，舒適，有汽溫調節裝備，即使在高空，艙內也不感覺痛苦，給了我們一張指南，說倘在大洋中被迫降落時，最好把鞋子脫掉，跳入一隻小橡皮艇裏，這個忠告並不使我十分動心，我的錶上的指針可使我糊塗起來，錶上指着早晨七點鐘，但到蓬泊的地却在夜半，我們還在喝着歐洲式的早茶時，美國人已經上床睡覺了。

一下飛機，興奮的新聞訪員們立刻盤問起我來，問我對美國怎樣喜歡，那時我能說什麼呢？是說海關官吏的敏銳明察？還是說記者們的愚昧盲目？我知道有些美國的新聞記者去俄國時都帶著一本預先備好的關於我國的書，（有時裝在腦子裏，有時帶在公事夾裏）。我不想使學他們。我要仔細向周圍看看，並試去了解一切為我所見到的。

我生平走過許多地方，足跡遍全歐。有時我想，我是否會再少見多怪了，到了美國，我才知道這裏有許多是出乎我意想之外的，這裏的城市，樹木，風俗習慣，一切都不相同。此處夏天極熱，但不

是歐洲的那種熱；潮濕悶鬱，像在春花的暖室內似的，這兒橄欖大過梅子，但味道欠佳。人們做起姿勢來，用腿比用手臂的時候還多。戲院中的觀眾如表示讚許時，就改起口哨吵得人耳聾。這一切，都不了解美國，就不會了解『現代化』的意義，人們曾獻給她千百種頌辭，她易於被誇揚也易於被嘲笑。這個國度不僅與衆不同，而且千面萬貌，難於了解。用短文要寫出生動的面又常互相矛盾的現象是很困難的。這裏，在技術的複雜性後面隱藏着精神的單純性，而在此種單純性之後，則又是意想不到的複雜。

我對美國文學的評價是很高的。現在西歐難得有什麼作家比得上海明威，福克納，史坦培克，或卡地威爾。此外我還可以試舉兩三個名字。但在這些作家之後則是一片空虛。刊在插圖週刊上的那些小說，都是那麼無聊，在歐洲使最不認真的讀者也不敢領教。這兒沒有中間文學，正如沒有四五層樓的建築一樣。紐約的摩天樓是地理環境使然；這是一個建在許多小島上的大都市，但在任何外州的小城市中，我們却可以看到幾千所一層樓的房屋圍着鶴立雞群的幾座摩天大廈。

在大西洋城車站，那代替衣帽間的自動存物處使我驚嘆不置，投進一枚錢幣，得到一個鑰匙就可以自己把行李收藏起來，我正要對我的美國同伴說：『你們懂得怎樣使人類的生存更安適』時，還沒有開口我又注意到一間黑暗而吵鬧的房間，寫着『專爲有色人種所用』，一些黑人和黑白混種人在裏面打盹，在密西西比州我看到一個農場主人的家庭，其中有電冰箱洗滌機，一架精美的收音機和新奇的通風器。這園主很安靜的和我解釋黑色皮膚的人根本不能算人，收音機和通風器，在這位蓄奴者的心靈發展上是並沒有任何反映作用的。

我在幾個大學城裏逗留過，美國曾費了許多精神提高知識水準至適當高度，我看見規模宏大的圖書館和實驗室，我看見萬人矚目的科學家，但在田納西，教授告訴我他們沒有在學校中講解進化論

的權利；當地法律禁止任何違反聖經上亞當夏娃神話以外的解說。

美國一切城市裏都有「獅子俱樂部」，我有幸參加過某城中一個這種俱樂部的宴會，營業界人士群賢畢聚，每人佩帶一個條子，說明他的營業所在地和性質；吃飯和營業原來還有密切關聯。在到會者開始吃他們的蜜餞水果、蛋黃乳醬和火腿葡萄乾以前，主席先用一個木槌敲着桌子叫道：「向獅子們致敬！」這些中年實業家們立刻站起來同聲叫道：「嗚！嗚！嗚！嗚！嗚！」我不覺愕然却避，但他們解釋說他們是在仿做獅子吼。

自然，這些身佩掛條的實業家們所做的聲音模仿並無害於事，但也有很壞的觀念，最近在喬治亞州，三K黨舉行了一次遊行，這個假裝是秘密的而實是公開的幫會的會員，頭上戴着小丑的套巾，宣傳效忠於他們本地法西斯Führer（元首），他們稱之為「龍頭幫主」（Grand Dragon）的，然後發誓說要吊死幾個黑人，弄死幾個自由思想者。

盡人皆知美國是拜金的。除去幾百正式的教堂和教派外，另外還有一種崇拜——金錢。一位藝術家評論家介紹我一個青年藝術家後，反覆地說出他的姓氏，跟着鄭重共事的說道：「值三千元！」一次在一個餐廳裏，司儀宣告說三位貴賓駕臨了：一個坤伶，一個參院議員，和一個商人，「他從開戰以來營業總額增加了三倍」。我參加過許多宴會，其中節目差不多都是這樣：先是每人都大嚼他們的雞，接着講演者們滔滔地講一陣；隨後一個女歌手唱起靡靡的小調；末了一個牧師爲慈善事募捐，他朗誦着慷慨解囊者的姓名；史密斯先生捐五百元。」大家鼓掌了，史密斯先生站起來鞠躬。

一般人怕不大有人在美國，除了活躍興旺的生意人外，還有天真的做白晝夢者和崇高的理想主義者，我遇到一位著名的發明家，他放棄了一筆大財源，因爲怕他所發明的機器剝奪了幾十萬工人的麵

包，我和一些烏托邦主義者談過，他們寢食俱廢的把精神和財力供獻於成立一個「世界政府」的幻想計劃，在一個城市裏我發現了一群怪人，他們深信由「世界語」之功，他們就能使原子彈無能為力。到處都有保障黑人權利的團體。每年都有無辜的黑人被判罪在電椅上處死，每年善良的美國人們都抗議種族的野蠻制度。誠然，崇拜金錢在美國是存在的，但在美國也有人省下買一雙鞋錢或幾張電影票的錢，送禮物給南斯拉夫的兒童們。

美國人稚氣的地方多得很，他們不會矯揉造作；他們直率，好奇，而且吵鬧。美國的最古老的部分叫作新英格蘭。在美國什麼都新，什麼都年輕。但在新俄爾連斯的「法國地」還保存着十七世紀所建的房子，這種房子在歐洲隨處都有，最不辭辛勞的遊歷者也不會注意它，但新俄爾連斯的這個「古地區」簡直像旁貝古城了——成了真正遊覽觀光中心。這裏幾乎每所房子內不是有一個古董熊便是有個舊式的旅館，極發熱的一天我到新俄爾連斯去（這裏離赤道不遠），一家裏壁爐中燃生着熊熊篝火，爲的是重新造成那過去時代的風味，淌着熱汗的美國人們坐在火旁喝着水，他們必得在「古」屋中消磨幾分鐘，要想了解美國人必須記住這個國家的年齡。

這兒的人民喜歡到處漫遊，如果坐在屋裏，他們也常常跳起來換換座位；他們隨時準備從一城遷到另一城，一州遷到另一州，生在那裏就住在那裏的人他們認爲是希罕的。

再沒有比英國人的性情習慣和普通美國人的性情習慣更爲相反的了，英國人多禮而淡漠遲鈍；他願意在他祖父的房子裏一住便住一輩子；他定做衣服要最好的料子，希望縱不穿到老死也要穿到下一次選舉，美國人是只喜歡新衣服，他幾乎還沒有把他的住房佈置好就開始尋找新居，他從來不定做衣服；何必定做？在那個舖子裏他都能找到一套便宜的做得很好的成衣，足能穿一些時候，然後丟掉。他願意買一件值不得一洗的襯衫，他尊重古老的寶石，但更喜愛光閃閃的新領帶——以及吵鬧。

美國的歷史的確是一部新的歷史。在此我可提到，學校中孩子們所學的歷史竟像是各州不同，在北部，把南方人叫作『奴隸制度之保衛者』，在南部就把北方人稱爲『壓迫者』。糾紛的爭論在這裏常常掩藏了歷史的感情，對於普通美國人，好像整個一個時代都在晨報和晚報間度過了；他往往在晚上已經記不清在早上什麼事曾使他煩擾過，一位太太向我說：『不要看這本小說了，這不是新的了，還是兩年以前出版的。』

我和愛因斯坦教授談起各大報紙的反蘇運動，我指給他一篇文字，裏邊幾乎把恢復斯大林格勒描寫成一件『蘇維埃帝國主義』的行爲。愛因斯坦教授答道：『這些文字是爲給已經忘了什麼是斯大林格勒的人看的。』他接着告訴我，在非洲有些部落中，是拿事物或現象起人名的：『山』，『棕櫚』，『黎明』，『鷹』，部落中一個人死掉了，他的名字就成了禁忌，不許再說，於是必得對這些物體或現象等另想新的名詞。這樣的部落顯然是既不會有傳說也不會有傳統的。

一一

反蘇理論家喜歡把蘇聯描寫成兵營似的樣子，其中每個人都不容許有獨特的個性存在，蘇聯讀者要覺得有趣吧，有些美國編者看見我們三個訪問者時，驚訝起來說，『怎麼，他們看來彼此並不大一樣呢。』

事實上，我不知道有什麼國家像美國這樣標準化得如此完全，我到過幾十個美國城市，它們彼此間都沒有法子區分，每城都有它一條『大街』——主要的街道——街上有時裝店，一家電影院，和賣香烟與『可口可樂』的照明的廣告。沒有一個美國人能從照片上把一個城的『大街』和一百個其他城

中的「大街」分別出來。當然，紐約是有它自己的特性的，然而美國人老是埋怨說：「紐約並不是美國」。在伯明翰城和聖路易城的居民眼中看來，這五方雜處的巨人似的紐約，直如一個自由思想家們的大本營或巢穴。

紐約的外表使遊覽者爲之驚駭，有一個建築家把這都市叫作「破滅的仙境」，我看它也可以叫「仙境」的破滅」，它一味向上方聳長着，變成一座高大的鋼骨水泥的森林，到夜則像是有着許多點燈光的小屋在高山。它是五光十色，吵鬧嘈雜，令人疲倦。它包括幾十個各別的小城市——黑人的，猶太人的，意大利人的，波蘭多黎加入的，德國人的，和其他區域，唐人街裏，理髮匠們廣告牌子上寫着担保除去臉上的傷疤而不留痕跡，黑人區內有「襯衣醫院」和私人的當舖，破褲子可以拿到那裏去當錢，商人在五十七號路賣着歐洲的藝術傑作，大富翁的太太們穿着海狸皮大衣在第五號路上閑躍，紐約是政治思想和藝術的中心，它正式名義上甚至還不是一州的首府，僅是個不關重要的小城市而已，然而它却是美國的首都，二三其他城市——舊金山，新俄爾連斯，波斯頓，——都還保存了各自的特點，但餘外的城市全無個性；只是某些數目的美國人的總匯而已。

褲子，瀟咖啡器，安樂椅，也都標準化了，我說這話並沒有貶責的意味；因爲美國人之所以能提高物質生活水準者，都拜受大量生產之賜，我想有些事情我們可以向美國人學習——怎樣把鞋子和茶鍋製造得快而且好，可是在美國差不多所有奢侈品都是外來貨，一個店員，如果希望解釋這個或那個爲什麼那樣昂貴時，便說：「這是舶來品呀。」

這種一律性實在有些沉悶；同樣的房子，同樣的擺設，同樣的瓷器，男人同樣的衣服，女人同樣的裝束，但是我仍不同意那些嘲笑美國之標準化的歐洲美學家，有衣服也許都相似，但另一方面講，

這些衣服所有的人也都穿得。

更傷心的，是某種精神上的標準化，美國人喜好說起他們的自由；但他們的觀點，口味，情緒，以及由此產生的行為全是受外界支配，例如，電影規定了美國人的標準，報紙上又供給了「理想體」女人的一切詳細條件。這是欲望的標準。所有美國婦女在努力學某個電影明星時都依這些資料爲南其針。男人們則不自覺的也照着同一資料指示去陷入情網。這裏沒有鉅路中常的書。最堪注意的書銷數也不過幾千冊，除非它被某個「讀書會」鑑定說值得一讀了，在這種情形下它就會發行到幾十萬冊，因爲一般美國人自己不願去選擇，他便把選擇權委付於他的「會」，報紙和電影把傍晚在幾千條「大街」上閒步的人們的觀念給「非個性化」了，在美國消沉的心情與悠閒結合，其關鍵即在此。

美國人很曉得怎樣擰錢，但他們還沒有學會怎樣花錢，我所謂花錢，意思和他們的不同，他們花錢花得快花得耐——然而沒有見識，他們工作的本領比享樂的本領大得多，我可以說，在美國最快樂的時候是當城裏人接近大自然的時候，例如在海邊，青年是充滿了喜悅與歡笑的，但在電影院中，他們那種無精打采麻木不仁的神氣使人覺得奇怪，最幽默的或顯然可笑的場面也很少引起歡笑的反應。

酗酒的事很多，雖然多數各州中都用各種不同的方法禁售烈性飲料。有些州是實行禁酒令的，有的地方威士忌酒是受配給限制的，有的在星期日不准賣酒，有的許坐着喝酒但不許站着喝。

汽車在美國奇妙而多，一般美國人都愛車，他常常兩三年就換一輛車，現在他可以買新汽車了，但必須過六個月才能得到手——這使他很不快意地追想起在世界上什麼地方會有過一場惡戰。我了解美國人們對汽車的愛好，但我不懂有些人爲什麼把他們的車當成住家。有些餐館是閒人免進的，菜飯用托盤端出來，人們就在車子裏邊吃，郊外露天電影院，人們可以把車開到銀幕前的空場上，坐在車裏

不用出來就看片子，末了，在紐約的中央公園裏穿過時，就足能看出汽車在晚間還有一種用途：它代替了戀人們的陽台，這些個習慣使得生活有點兒可哀，不是說人們穿了時髦的外衣，而是在時髦的外衣底下，還常常有着時髦的感情。

在一般城市中的一般美國人會確定不疑的告訴你說，他是世界上頂自由的人，他付電費爲什麼付得這樣貴？他的回答是現成的：電力屬於私人的公司，國家無權干涉私人公司的事務——這就是自由，在美國有私人的橋，私人的路，私人的水道，要從密西西比州通到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座橋上走過，必須給橋主人一塊半錢，然而，政府和各州事實却是干涉人民的私生活的，美國人認爲這和他們對個人自由的觀念並不相抵觸，警察可以闖進紐約任何飯店的房間，而倘發現屋裏有一雙男女，還可以檢查兩人有沒有結婚證書，要想結婚迅速，而無種種麻煩手續，田納西州的人須到阿拉巴馬州去，在阿拉巴馬州邊境附近有這樣的誘人的廣告牌：『來此結婚，速而且廉』——是獲得爲人舉行婚禮權的人貼示的，要想離婚而避免不愉快的訴訟手續，紐約的居民就須到尼瓦達州去，那裏的飯店老板們都因此大發財源，要想安安靜靜的喝一杯威士忌酒，密西西比州的住民必須跑到路易斯安那州去。在這州的邊境，我看見許多酒館名字叫『最後機會』。

在一個相當短促的時期內，美國造成了可驚的工藝技術。我看到他們的摩天樓建築得多麼快，在底特律城他們的汽車製造得多麼迅速精密，他們有多少種使人日常生活安適的發明。誰能不讚美美國的公路呢，路旁還有給汽車駕駛者在路上過夜設立的便宜舒服的旅館？有些美國人，看一眼這些工廠，這些紐約的宏偉的橋樑，這些自動餐館，和電刮臉刀等，便準備相信整個的人類文化是都集中在美國了。一位傑克遜城的新聞記者對我說：『羅馬是一個又髒又醜的城；裏面沒有可看的，——一座摩天樓一家好藥房都沒有。比起羅馬，我看傑克遜倒更像一個都城』，對這樣的人，怎麼能向他解釋

說，古羅馬的議事廳和文藝復興時代的宮室值得過傑克遜的摩天樓，或向他解說：除了那些兼售香煙，自來水筆，口香糖，甚至鬍鬚的藥舖外，還有拜占庭的鑲木細工和拉飛爾的壁畫存在呢？

美國人對於世界其餘地方的知識是不夠的。他們不知道『舊世界』的歷史和地理，我遇到一群小學生，他們對我說不出一個蘇聯城市的名稱。他們的政治水準也同樣低下，人們曉得各個參議員的私生活面，但在許多州內『社會主義者』（不用說『共產主義者』）一字就被認為是冒犯不敬的。美國報端常說兩個異黨的存在即是真正民主主義的保障，我們也許注意到，沒有一個人能解釋出這兩黨理論的分野何在，以及北方的共和黨人和南方的民主黨人究竟有什麼區別。

有些歐洲人會嘲笑美國人的工藝崇拜。現在這些同一的歐洲人低聲下氣的期望被他們嘲笑過的本家兄弟們，給他們一輛舊汽車，或一套過時的衣服了。這裏並沒有什麼可譏笑，也沒有什麼可奉承。美國之進展，是沿着與老歐洲所走的另一條不同的路前進的，法蘭西差不多是由哥德式教堂和行吟詩人出發的，美國則是由汽車，賣吃的藥舖，黃金狂起家。她很快的達到物質文化的高水準，但她的精神文化則剛剛覺醒，熟悉於美國人的智慧、朝氣、和精力，我們是有權利來說這個偉大民族的精神文化也將是偉大而獨立的。

一般美國人的政治意識已經有若干改變；他正在漸漸離開這深淵。羅斯福周圍都是些最誠實的思想家，識得歷史的潮流，這些人現在已被撤換（或自動走開）了，故大總統活動的遺跡尚在，我觀察到許多工人中已經開始有了獨立的思想，真正的團結，和對他們國家之使命的自覺，他們僅被些偽政府和冒險家所領導的那時代就要告終了。我們看到美國科學家對於世界的貢獻。美國作家們不是些變節者或沙龍中的唯美主義者；他們是與國家休戚相關的人，縱使讀者不愛看他們的作品，與法國作家相反，美國作家在我看來是『有機的』，好像是本國根深的大樹，美國的電影已產生出真正的普遍

性的幽默；除了天才的賈波林外，我還可舉出馬克斯四兄弟，電影還產生了狄思爾的多樣性，那是足以激動一個毫無抒情愜感的人的真正的詩歌。最後還有美，紐約的建築是具有一種令人不安的，然而不容爭辯的美的。

美國的知識階層已經誕生了。然而還軟弱缺少自信；他躲閃着光亮輝煌的廣告，潛窟中震耳欲聾的自動音樂箱，牧師傳道時引據着聖經提到商業公司並夾雜着廣告的說教。它寄身於一種可稱為契訶夫式的憂鬱中，有時玩世不恭，有時徒作空想。但智識階層內勇敢人氏日益增多。他們明瞭逃避、拒抗、和孤立都非自救之道。美國一般人的精神世界，必須提高到自他出生的產房起直到死後火葬場止，始終包圍着他四周的工藝文明的水準上。

三

大西洋形成的疆界，並不是一個政治上的意界，像法比之間或瑞典挪威之間的那樣。美國的樹木甚至都與歐洲的不同。美國的花園中常發現一種毒草；倘用手擦它一下，皮膚上就會長起毒瘡來。還有在別處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滂沱大雨，這樣的瘋狂風暴，這樣的赤道似的炎熱。大自然對這建造摩天樓的民族顯然並不屈服。

美國的前副總統亨利·華萊士，從俄國帶回來洋莓種在他的後花園裏。我看見了竟不認識，這洋莓變得極大。原來的香味失掉了。歐洲人到這裏來改變得很快。美國人是知道怎樣溶化人心的。

真正的產業投機家們有一套心愛的戲法；他在良好的住宅區買一所房子，叫一個黑人來住在裏

面，這一帶於是立刻成了禁忌，所有白人都搬走了，這投機家遂用極便宜的價錢把鄰近房子買過來，再把這單身黑人請出，這地區又變得適當了——房子也就漲了價。

種族之見且已深入美國勞工界，許多工會領袖對白種工人說，一切麻煩並不由於白種工廠主人的貪婪，乃由於黑皮膚的飢餓的「競爭者」，黑白種工人兼容並納的前進工會在近年來才成立，其他有種族之見的組織則不願使黑人作精巧的工作，並且因此曾發生罷工和戮戮，南部的黑種工人們住處都與白人遠離，較白人還為貧困，寂寥孤單，遭人白眼，一個進步的醫湯同盟的主席——一個勇敢的有教養的黑人——帶着一種由長久悲苦的自覺所磨練出來的敏感告訴我，他的白種的同事從來沒有一個來拜訪過他，或者約他到他們家裏去。

在南部還有不成文的法律，白人可以強姦黑人婦女而不受懲罰，另一方面，如黑人與白人婦女同居，他就要定作強姦罪而送到電椅上去。在南部的審判實在和「私刑裁判」差不多，不久以前，在阿比威薩有六個白人強姦一個黑人女孩，法院判決「無罪」，在皮斯莫爾一個黑人在電車內遭遇了准許的「界錢」幾英寸，電車駕駛員就把他打傷了。結果如何？警察並沒有逮去那白人駕駛員，反把這黑人抓去殺掉以爲警戒。在哥倫比亞城，三十個黑人被帶來受審，爲什麼呢？一些白人組織一個集體謀殺，殺死了兩個黑人傷了十二個黑人，這舉動被稱作南部的「種族之紛亂」，要來答辯的不是謀殺者，而是被謀殺者的父子兄弟們。傑克遜的一個律師，他正企圖救一個無辜黑人的性命，對我說沒有一個人，對於這黑人之無罪表示真正懷疑，但白種人有利於他的見證，法庭是不能相信和白人見證相反的黑人供詞的，縱使那白人是個虛偽的見證人。在南部沒有黑人陪審官，法院也不無罪殺為黑

人，另一方面，倘有加私刑於黑人者竟偶而坐了囚籠，他的開釋是毫無問題的。這些蓄奴者們的頭子是參院議員畢爾保，一個紅頭髮的偽政客，他用暴風雨似的號召「約束黑人」來吸引聽衆。畢爾保曾提議把所有美國的黑人都移到非洲里比亞去。蓄奴者們若是沒有了奴隸，那倒好看得很！不過誰都知道這位參院議員只是說說玩兒而已，他是密西西比州選出的參院議員，在那裏黑人並不少於白人，那裏的白人，一想到這些貧苦艱難的民衆有一天會變得不耐煩再歌唱着「哈里魯呀」（讚美上帝）而等候照例的被弔死時，常要不寒而慄的。去過歐洲的黑人不少；許多人會爲美國和有種族偏見的德國作過戰。他們見到，在巴黎或羅馬並沒有一個人把他們看做像有瘡痍似的，不敢親近，回到家來，他們遂帶着更大的悲痛，南部現在已臨到有決定性的重大事件的前夕；或是主子們讓步，否則黑人們連昨天還在前綫上的——就要開始爲平等奮鬥了。

我確信種族之見在美國終久是要消滅的；但我們必須了解這種疾病已經深入一般美國人心。在南部，未曾傳染上種族之見的白種人我連一個也沒有遇見過。一位反對蓄奴者們最熱烈的人，在一次坦白親切的談話中對我承認說：「不錯，我爲黑人辯護。可是我也一樣的不以爲他們是人民，昨天我和黑種女僕的孩子一塊兒玩耍，我發覺我想着是同一個小狗玩耍，而不是一個小孩子」。種族之見甚至傳染到被迫害者；我遇見過反猶太的黑人，和深信白人較黑人優越的猶太人。

美國人喜愛喝混和酒。在許多鷄尾酒中，有一種酒好像虹彩似的——黃色，琥珀色，紅色的液體在玻璃杯內一層層的並不溶混只有到了飲者的口裏它們才摻和起來。我可以拿這種飲料比美國的人種階層。種族「清一色」的觀念竟在由人種之混合而致強盛的國家內得到熱烈的擁護者，這有多麼奇怪！

鎗尾酒也許爲人喜好，也許不爲人喜，但難於想像的是酒保對於一個堅持要純粹一純飲料的顧客，給預備了混和酒。我曾看見美國的種族偏見者維護這種觀念：美國人種族超越其他一切人種。美國兵士死於諾曼地和萊茵河的，都是爲了什麼呢？

名記者李普曼說，在我論美國的文字中，我所批評的乃是易於批評的——種族之偏執；美國人們自己也知道這種缺點，並且高興能批評自己的缺點。李普曼說如果我們蘇聯人民能識得美國這種長處而且也批評我們自己的錯誤時，他，李普曼，就要同意認爲我們是「真實無偽的國民」了。是的，我知道這最優秀的人民對於他們對黑人的態度是自愧的，但我的意見則以爲，所謂良醫也者，並不是因爲他們肯治病，而是因爲他們把病治好了。當畢爾保華正在密西西比州壓迫黑種人時，黑人並不因李普曼承認畢爾保之邪惡，並在紐約發表些文字就比較好過起來。至於我們自己，我們從不曾否認過美國的長處，也從不曾對己或對人掩飾過我們的錯誤。例如，在美國有精巧的電話；從紐約打電話到舊金山比往莫斯科打電話到圖拉還容易。在美國，不分日夜每小時都有優良的旅客飛機，從這一城飛那一城。也許李普曼要說我所讚美的只限於技術方面。不然，我已經寫過我喜歡美國的文學。我想我們可以從美國作家，美國建築家，甚至美國影片製造家（固然一般產品多俗庸無價值）學習到許多東西。我們知道我們自己錯誤——我們抨擊我們的官僚主義，我們的粗野，有時以及我們技術的落後——但我們並不是專爲批評而批評，而是爲要改善。我們沒有蓄奴隸者，並且李普曼是否承認我們爲偉大的國民也不成問題，倒是我們是否承認種族偏見者和蓄奴隸者爲偉大的國民還是問題。我相信美國有遠大的未來，而且我深信美國不久就會把它的最厲害最可恥的疾病治療痊愈的。

四

夜間美國的道路上，尤其離近城市的，閃爍着幾百種照明的廣告——可口可樂，香煙，傢具，參議院的候選者，甚而至於聖經，各教堂和教會也都給它們的儀式登着廣告——音樂的優美，傳道者的口才，建築的舒適——在報紙上大幅大幅的刊登着。

如果開了無線電，你就免不了掉要在交響樂和播音喜劇之間聽到罐頭食物，藥品，和領帶的廣告，我在美國許多城市中見到下列的廣告：「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人正在飢饉中，節約吧，海因茲食品公司——所製臘腸有五十七種」，雖然我對於這個國家的一些奇異事情已經熟悉了，但我仍覺得奇怪爲什麼人類之休戚相關不是由政府講勸，而是由能製五十七種著名臘腸的公司講勸，我對一位商會主席說出我這感想，他見我連這樣淺顯的事實也不懂，十分稀奇。「這種呼籲倘由政府簽署，」他解釋道，「美國人是不會相信它的。但每個人都相信海因茲，因爲它是一個真正可靠的公司。」

報紙，無線電，和電影都在形形色色的可靠和不可靠的商業公司手中，一個大型地方報紙的編者對我嘆息說：「我們的獨立報紙是完全靠着廣告的，如果失去廣告，我們連一星期也繼續不下去。」無線電台是私家公司，也是靠着廣告維持的。

我又想起我在許多年前寫過的關於電影，這「夢幻製造廠」的那本書，美國人的渴望忘記一切，和在晚間以幻想自娛，產生了這種龐大的工業；好萊塢製造出大量的夢幻，其熟練與迅速正像芝加哥製造罐頭肉一樣，不過夢幻工廠比碎肉工廠要危險多了；影片製造家給一般美國人組成了這個精神世界，以淺俗的道德對他諄諄勸誘，並指導他的思想與感情。製片家們彼此間可以競爭導演，競爭女明

星，但他們都附屬於他們自己內部的海氏影片檢查處，這機關把片中一切有自由思想之嫌疑的地方都毫不留情地剪掉。

好萊塢是一個教官派教徒和蓄奴者們的危險的巢穴，固然，好萊塢在藝術上是有地位的，並且有許多有才幹的人在好萊塢工作；但他們都是被一座牆壁包圍着的，賈波林自己就發現過反抗這金錢的牆壁有什麼結果，普通的美國人深信他內心是自主的，他恐懼「宣傳」。事實上他則是重述着他在報紙上讀到的，無綫電中聽到的，銀幕上看到的一切，我常常有機會遇到報業的代表們；我考察過大報社的辦公處，並且曉得了公衆的意見是怎樣在其中造成的。

這些大「托辣斯」怎樣來組織公衆意見呢，並不用論文，因為這很少有人看，並且讀者們是好疑的，美國大多數報紙都寫文章反對羅斯福，但讀者們仍喜歡羅斯福勝於杜威，總統的活動對大家是顯而易見的，每一個美國人都是合格的裁判者，——尤其像羅斯福及其擁戴者們，在數千次集會上發言駁斥新聞報紙的歪曲事實。當我向我的美國朋友講起報紙對讀者有害時，他們每說道：「你把報紙看得太重要了，我們是並不服於宣傳的；我們曉得怎樣自由地去看。」

然而，要自由地去看，一個人總得知道他在想什麼。一般美國人知道羅斯福的賦稅政策，但他能正確地知道在伊朗，德國，或保加利亞什麼事正在進行麼？他「自由地」想着報紙第一版上告訴他的歪曲的消息。他問他自己俄羅斯把坦克車開向德黑蘭這事做得對不對，或保加利亞人爭求希臘的洛多皮斯對不對；他所打算解決的這些問題，其論據資料他並不知道。他沒有猜疑到蘇聯坦克車根本不會開向德黑蘭，或是在保加利亞的洛多皮斯根本一個希臘人也沒有。

由托辣司或印刷界巨頭控制下的報紙，在報章的表面之下，專供給人民以錯誤的消息。他們很狡猾，並裝出客觀的樣子：每十篇反蘇的文章——指示出據說蘇聯要吞併全世界，直到瓜地馬拉和洪都

拉斯——內，就不免發表一篇小文，譏揚蘇聯植物學家的工作或蘇聯女運動家的技術精練。許多對蘇聯刊載些捏造的怪誕故事的報紙，都要求我為他們寫點兒東西。被誤的讀者反復說道：「不論你說什麼，我們的報紙在世界上是最客觀的。」

全法蘭西都閱讀着巴黎的報紙，但紐約各報則不能達到外省，每一州的城市裏都有該州自己的大型報，許多報紙都屬於一些報業托辣斯並且附隸於在紐約的該系總部下的本地版，有時一個城內的兩種觀點不同的報紙屬於一人所有；兩報支持着不同的候補人，但在原則上則遵循着同一的政策。

美國報紙的作風至為特殊，『馬路報紙』一語來自法蘭西，人民都知道那裏的新聞記者是沒有遭受過分的學院氣息的，我很知道法國的報紙，但熟悉了美國的報紙時，我却十分驚訝，『紐約時報』上寫音樂評論的，和『前驅論壇報』上寫財政評論的固然不容爭辯地是博學而且嚴肅的記者，但他們的文章在一般的美國報紙上並非典型。遠較此更為典型的是某一位李昂氏的文章，它每日在五十種新聞紙上登載着，李昂氏的文章是把一條條的簡短散漫的家常閒話，湊在一起——誰跟誰在一塊兒吃飯，並且花了多少錢啦，甲參院議員怎樣向乙坤伶微笑或乙坤伶怎樣向甲參院議員微笑啦，自然閒話也是經過組織的；這件事必得鼓吹起來，那件事必得掩飾下去。

紐約一家大報紙的訪員偷偷到正給我作了一套衣服的裁縫那裏去。第二天在這報上我就看見一張我自己正在試穿褲子的照片。並附有一篇文章，專講那被熱烈討論着的問題：爲什麼這個『赤色作家』喜歡鈕扣而不喜歡拉鏈。在一次新聞記者的集會中，我問及爲什麼報紙竟能刊印這種無聊的事情時，他們告訴我說：『在美國，對個人是感有一種興趣的。』

在伯明翰一種報紙的第一版上我看到一個一個女孩子的照片，我斷定這個漂亮人兒不是謀殺了什麼人便是嫁給了一個百萬富翁，事實原來不過是她到好萊塢去了，希望成爲一個電影明星，結果却在

那裏懷了孕，在她的歷史中別無值得注意的，但她照樣的適合於報上的第一版。

訪員們一般都是有精力的人，但受過的教育不太高。我會記錄下一個訪員向我所問的幾個問題，依次引證如下：「你穿的衣服是美國式的還是俄國式的？俄國人民知道在戰爭中美國幫助過他們麼？莫斯科的人怎樣發現股票市場上最近的趨勢？你結婚已經很久了嗎？爲什麼你們在俄國只有一個政黨沒有兩個？你起得晚嗎？你們爲什麼要佔領阿爾巴尼亞？」

然而我願意確說，錯誤的觀念並不僅發現在訪員之間，在新俄爾連斯，有一位教社會學的女教授，當一次正式的宴會中她坐在我旁邊問我說：「你是一個赤俄還是一個白俄？」

我確信美國讀者平常總比他所讀的報紙知識更高，但他不由自己地屈服於這許多無意義的事情，前天他被原子彈試驗嚇得要死，昨天幻想破滅了，他說這個「Gilda」（昨天原子彈的綽號）本身變成了一個笑柄，今天他又爲在這試驗中的豬羊之類的死亡大動感情，因爲報紙上詳詳細細的告訴他說，或要給這些已死的動物立一個碑作爲紀念了，他甚至於連想也想不到他的孩子們也許會由某種 Gilda 受到死亡的威脅。

五

我和田納西州的一個農夫談起來——他是個平和的人，全部精神都貫注在他的牛身上，他用電力擠乳器給這些牛擠奶，他向我說，美國人顯然不得不同俄國人打仗，這農夫現在閒空的時候比以前多了，他要把本地報紙一頁真的從頭看到尾自然也不足爲奇，但這報紙，「諾克斯維爾日報」每星期都報告着蘇聯的新的「陰謀」。用這報上自己的字句說，俄人現在「吞併」的里雅斯特了，其後又

「侵佔」伊期了，然後又「征服」朝鮮了，這可憐的農民對於擠牛奶的知識遠較對於地理的知識為多。讀着報紙，他驚愕了——這些「赤黨們」都是些多麼邪惡的人！他無疑地會讀過某一位「同胞」在去年五月的「諾克斯維爾日報」上的呼籲，這呼籲謂莫斯科根本不是莫斯科，乃是聖經「詩篇」第一百二十篇中所說的米設，且謂先知以西結所說的碼各並非其他，實即是蘇聯；且謂「毀滅此共產主義的碼各的國家實屬重要。」這一切簡直都像像是夢囈，然而竟也印在紙上，我想起了一首西班牙的老歌：

「有些人歌唱他們所知道的。」

「其他人知道他們所歌唱的。」

農民們知道什麼就唱什麼。而這「同胞」，這諾克斯維爾報紙的發行人，各「托辣斯」（赫斯特及其他），南方的民主黨人北方的共和黨人，這些大人先生們則心裏也完全明白他們唱的是些什麼。

美國人常常講到「鐵幕」，據說這鐵幕把蘇聯與外界隔離開了，我不得不承認這鐵幕是確實存在的，並且阻止了一般美國人看到俄國內的情形，這幕是在美國織成的。在報館的編輯部，無線電廣播電台，和影片製造者及影片分發者的辦公室內織成的。

許多美國新聞報紙每天用「本報特派員」欺騙他們的讀者，一般的美國人如何能證實關於匈牙利和保加利亞的報導呢？他甚至連這些國家的正確位置都不知道，他們都還得很。像我就在美國當地，他們還對我胡寫了一大通。例如，他們寫，我並不是一個人人在旅行，還有一個「God」的代表「伴着我。事實上，伴着我的倒是一個國務院（他們這裏的外交部的名字）的代表，報紙上把他變作「蘇聯的秘密工作的分子」了，講到我的造訪美國，「時代」雜誌說：「他享受到的自由，是在莫斯科的美國記者們常常夢想而不可得的。」原文登載在該雜誌原文第二十三卷第七十頁上；在同期第三十頁

上，我讀到美國報人約翰·費雪已經一個人在烏克蘭旅行了三個月，當費雪在蘇聯時，實在難說他到底夢想着什麼自由，也許他還憾沒有人跟隨着他吧。

我，個人來說，對於國務院對我這副衷衷感激，何況伴着我的納爾遜先生是一個有高深修養而機警圓通的人物，但我怎能了解「時代」雜誌的責言呢？如果蘇聯外務部的代表伴隨着一位美國報人，美國的新聞記者們就要譁叫說他們的自由被剝奪了，如果一位國務院的代表伴隨着一個蘇聯記者，「時代」雜誌則寫道在莫斯科的美國報人甚至於不敢夢想這樣的自由。我不懂得這種邏輯，但也許我對它太痴得了。

當美國朋友問我要改善美蘇關係應當做什麼時，我回答說：「立一個同一的標準」。讀者不要想我是在建議美國採用十進位制；我無意去干涉他們的事情。如果他們願意定水的結冰點在華氏表三十二度，那是他們的事，與人無干。但必須樹立一個同一的標準以審定行爲，太多次了，我看見在此點有兩個標準，一個是爲有德行的盎格魯薩克遜人的，另一個是爲不名譽的「赤黨們」的。美國人把冰島認爲是他們的基地，那麼它就被稱作「全世界之安全的保障」，但如果蘇聯不希望它的鄰國變成攻擊蘇聯的根據地呢，那麼這就是「赤色帝國主義」，當美國人從事製造原子彈時，這是一個像賽足球似的天真的遊戲；但當紅軍在莫斯科郊外賽足球時，這就是「征服世界的準備」了。

美國人是好心腸而且勤勉的；他們不需要戰爭，現在國家富足，尤其是在曾經戰火破壞的歐洲相形之下，在底特律城，汽車工廠以最高的速度開工，仍不能滿足所有未來的主顧，人們簽名預訂着電汽冰箱，真空除塵器，和無線電收音機，美國沒有嚐受到戰爭的鐵靴；許多在歐洲被人認爲不足稱道的微小不便，在美國就被看成一種了不得的剝奪，在這裏你可以聽到許多有趣的抱怨：「牛油太少

啦……沒有牛肉片，盡拿鷄鴨或羊肉代替啦……排隊等着買玻璃襪啦……，買不到白襯衫，光有帶顏色的襯衫啦。這兒罷工了，那兒罷工了；工人要求增加工資好追上月漸高漲的生活程度，復員的兵士們都回來了。國家依舊，還有那個溫暖的家，或是等到學年之始可以再回去復校的學校，人們高高興興的想着明天，明天一定比今天更好，他們早把昨天忘掉了，他們對後天也不大關心，如果偶或有人退而想到也許會突然遇到倒霉事或者失業時，他立刻把這些憂鬱的念頭趕走，這是些不願瞻望將來的人民，他們之間許多人都不止一次的富了又變窮，窮了又變富，他們採取了一種特殊的宿命論，遇事粗枝大葉勇往直前，他們不願有不景氣並且不願有戰爭，報紙上論『三次大戰』的文章使他們憤怒，但這些文章，談論，和說教重複了又重複，乃是計劃使一般美國人習於『第三次大戰爲不可免』的這種觀念。

在這裏你可以看到各種語言的報紙——意大利文的，波蘭文的，俄文的，西班牙文的。在芝加哥附近有些區域內完全說德文。在底特律城的巨大的汽車工廠內你可以聽到斯拉瓦尼亞語。在紐約的意大利區內你可以聽到亞平寧半島的所有方言；在猶太人區內可以買到醃黃瓜，捲心麵包，和俄國的伏特加酒，美國有一打城市都起名叫倫敦，幾個叫羅馬，一個叫彼得堡，三四個叫莫斯科的，雖然每一團體還保存他一些原有的習慣風俗，但不久這所有的移民者便都自己覺得是美國人了。

在這個用愛國主義把各色不同人種聯合到一起的國家內，民族間之平等想來該是普遍的吧，然而美國，他從不知有封建制度，却樹立了一個種族的階級體統，英格蘭人蘇格蘭人，和愛爾蘭人是貴族，他們之後是斯堪的那維亞人和德國人，其次是法國人和斯拉夫人；以下是意大利人，再下是猶太人和中國人，更下是波多黎加人，末了，在這尺度的最下層是黑人。

在反希特勒主義的戰爭中，美國曾扮過一個要角；然而種族之見在這兒仍有其合法的地位，當我進入美國時我必得填這樣一個表格，其中有問題曰：『種族——白種抑有色種？』倘一人有一個曾祖父是『有色種人』，便會受到種種限制。我們是政府的賓客，我常覺到這種念頭有趣；如果普式庚到美國來時，不曉得州代表們會有什麼反應，我在那氏威爾城遇見一位律師，他用了很長的時間想說服我『劣等種族和高等種族』是存在的，他反覆述着盧森堡以及其他『第三帝國』的理論家們的學說，後來他拿給我一張他的兄弟的相片看，這兄弟是在萊茵河戰死的；他很以有此兄弟自傲，而這兄弟則是在反種族偏見者之戰鬥中喪生的。

反猶太主義對於大多數美國人乃是普通現象；有些學院只收亞利安種人，有的醫院不收猶太人，這在他們看來是情理之常，在西海岸中國人是『賤民』，有些個組織意大利人不得加入為會員，黑人生命運尤為悲慘，美國有一千二百萬黑人，這可以說每十個美國人中就有一個是被剝奪了一切人類權利的人。

紐約的本地人氏，喜歡強調北方的自由主義——『我們的祖父為反奴隸制度而戰』，另一方面，在任何一個南部城市中，你却可以看見南軍士兵的紀念碑，這是滅亡者的紀念碑，因而在那次震撼美國的內戰中南方人是打了敗仗的，然而，在我看來，不只一次，這些紀念碑不是滅亡者的紀念碑，却是勝利者的紀念碑；因為南方不僅保留下了奴隸制度的原則，而且還能在某種程度內把它注入北方，當然，在紐約各種族間理論上是有平等權利的，一個黑人並不因為他是黑人就被飯館驅逐出來，可是沒有一個秩序良好的飯館肯招待一個黑人，他若堅持不去呢，那麼就告訴他說這空桌子已被人訂下了，一個黑人除了黑人區外，什麼地方也租不到一間房，他也許在極遠的各區域中工作，但他必得住在城內的『黑人區』裏——這地方髒，窮，苦，但仍然快樂。紐約人自己也到黑人區的酒館裏來享

樂，這些黑人們在美國是最好的舞蹈家和音樂家；他們對旋律的感覺得天獨厚，不像其他美國人那種遺傳的機械式，紐約中心區有些戲院裏面黑人班演奏得極爲佳妙，白人們也都心悅誠服的喝彩鼓掌，但如果一個黑人要在他演戲的戲院旁邊一家餐館中吃些小點時，他就會被冷然的鑿以閉門羹了。

一位仇蘇的工業家對我說：「我們並不要就打仗，威脅我們的不是蘇聯的外交政策，乃是蘇聯的前途，我們不願叫你們把生活標準太提高了」。是的，這些領導反蘇運動的人們乃是反對蘇聯的湯菜鍋，蘇聯的園藝生產，蘇聯的繁榮，論及「三次大戰」的那些虛偽的惡意的文章，其解釋即在美國內部的政策之中。美國當地的法西斯們已經拾頭了，他們爲反對進步，反對追隨羅斯福的政策，反對前進的知識分子，反對工人而戰，三K黨已經復活了，南部的民主黨人，那些袒護奴隸制度的徒衆，已經變得不服從他們本黨近日的路綫，並且公開與之脫離了，昨日的孤立主義者們已在要求干涉歐洲的事情了，右派人士對即將到來的選舉正極力的準備，並且必須承認的是法西斯主義在這方面正毫不遲延地企圖再舉。

許多法西斯們還期待着他們的德國的同志，那些人雖已支離破碎了，但還生存着共和德美同盟，其主席是一個名摩爾太格的，要求杜魯門總統「阻止毀滅在德國之六百萬國社黨員」。聖地牙哥的報紙「金雀花」，和芝加哥的「先驅新聞社」無時不在重新灌注希特勒主義。讀了他們發表的文字時，你簡直覺得難於明白在紐倫堡誰是被審判者了。

此外還有什麼要說呢？說到美國報紙雜誌刊載無數篇的文字時，希望救援那漢奸米海洛維支，免於死刑嗎？還是說到那波蘭的屠戶布爾將軍，在美國備受尊崇的事呢？這些「托辣斯」的活躍經理們對於 Chetniks 以及高門貴第的波蘭人其實並無關係；他們仍是向美國人民發動一種戰爭，爲了這戰爭他們動員了所有全世界的旁觀者。

人家告訴我說，有一個罪惡的陰謀，我不相信這陰謀會成功，誠然，一般的美國人在政治方面既不成熟，對歐洲的指示也不够，但他還有健康的心智，他並非一致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中了種族偏見的毒害，他天真的崇拜着紙幣，雖然他在教堂中聽到牧師對於尊禮『金犢』（以色列人所拜之偶像）之責難，也許他太自信了，但他不是惡人且絕不是愚人。美國正在前進中——我說的並非指摩天樓乃是指人民。被稱爲『前進的』人民一年年的多起來。這些人爲黑人們要求人權，嘲笑偏見與偽善，譴責支援佛郎哥，渴望根絕在德國內外的法西斯主義，並熱烈的對我們（蘇聯）的文化、我們的書籍、我們的影片發生興趣。姑認爲這些人僅是少數吧，但他們却是一個能够思想、戰鬥，而且尋求真理的少數。他們看出，美國之得救，並不在於俄國人要少有一些湯鍋的事，而且在於美國人除了有湯鍋外還要有深摯的思想和真正的感情的。

我離去了許多誠摯的美國友人——不僅是個人的友人，還是蘇聯民衆的友人，是思想和良知的友人。美國人是歡喜直爽的。我坦白的說出了我對美國的喜好與厭惡。只有病患者和軟弱的人才吝惜其感情的，美國人有着太豐富的青春和健康，此外他們還有許多歐洲的阿諛者，那些切望得到借款，衣榜，和罐頭食品的，況且美國人他們自己也喜歡評斷——評斷並責備。我知道他們把我的話將要當作一個友人的話來接受。這個偉大的國民是有偉大的意志的，它必須不愧對其歷史。（雪嘉譯）

蘇聯作家愛倫堡一九四六年遊美，返國後在蘇聯『消息報』發表文章六篇。本文係根據美國『哈伯雜誌』重譯，但三、四兩篇關於黑人的部份，與本書新載『黑人在「自由美國」』內容頗多重覆，故略加刪削，合三、四兩篇爲一篇（即今第三篇，現全文共爲五篇）。總標題爲編者所加。——編者

黑人在「自由美國」

愛倫堡

我常常從紐約市中心跑到加爾萊姆——這是黑人的城市，黑人區。那兒相當骯髒、窮苦，那兒很少宏壯的美國技術。但那兒的人們却更快樂些，更純樸些，更人性些；加爾萊姆街道上的人群好像南歐港口的人群。黑人住在加爾萊姆，因為別的區域不租給他們房子，而在加爾萊姆的貧民窟比別的區里近街道的房子租金還要貴，他們每天早晨到「白」區里工作。他們做清道夫和電梯掌管者，信差和燠爐師，看守人和泥水匠。他們是黑色的，所以做的工作也是黑色的。他們被奪取，被虐待，被嘲弄。

在理論上，紐約是存在着人種平等。不許從飯店裏把黑人攆出去，而是對他說：「請您走吧，因為您是黑人。」也可以說：「座滿」，雖然甚至所有的座位都是空着的。法律是法律，沒有一家排場的飯館是准許黑人進去的。我想邀請兩個黑人朋友——新聞記者和音樂家——來我的住處。我住在旅館的四層樓上，人們預先提醒我，不准黑人在上電梯，說是電梯會損壞的。

紐約被認為是美國的最進步的城市，我會到過這最進步的城市中的一家「最進步」的雜誌的編輯室；編輯先生想在我面前炫耀其進步，他說：「我們這兒也有黑人在工作，我現在給您看一位。」——於是我們看一個黑人信差。

我同黑人交起朋友來了。在他們身上不唯有着許多由衷的善良品質，而且他們是一些具有藝術才

能的人們，這是我所最珍貴的。在美國有無數的奇蹟；這兒有着一切，其中也有藝術——有最豪華的博物館，有最大的交響樂隊，有最巨大的文藝出版所。但在紐約常常感到寂寞咀嚼着心……我想起了安徒生講中國皇帝夜鶯的美妙的童話。有人獻給皇上一個帶螺絲的玩具——機械夜鶯，它能唱得跟真的一樣，而且牠總是馴服的，不是他願意的時候，而是機械上了勁的時候唱歌，但是死神來臨了，她站在這個孤家寡人的頭上面，皇帝想壓息她催死的聲音，他小心翼翼地對機械夜鶯要求道：「你唱吧！」但是機械損壞了。活的夜鶯救了皇帝，它是早被皇帝擲出御園之外的。黑人是美國的活夜鶯。當我渴想藝術時，我便跑到有瘡痍病的加爾萊姆區。黑人是優秀的音樂家，優秀的歌唱家，優秀的舞蹈家，優秀的俳優；他們天賦着高度的節奏的感覺；在他們身上沒有機械性。當他們演奏起來，彷彿一個幽靈從棺里站了起來。他們的歌曲是憂傷的，像是他們的命運一樣，但突然孩提的微笑衝破了悲怨，那麼任何地方的生活都不會像加爾萊姆貧民窟這裏的這樣愉快，這樣快樂。

在紐約的市中心有些劇院是有黑人組在那兒演奏的。他們演奏得極好，連白人也樂意向他們喝彩。但如果黑人演員想在隔壁的飯館小吃一下，那麼他便會安安靜靜地被人請出飯館外邊來。紐約還沒有嘗過皇帝的難以消受的孤寂，活的夜鶯仍在放逐中……

在國務院裏問我們想參觀美國那一部份。作家西蒙諾夫說他對電影有興趣，他願意到好萊塢。一家最大的報館邀請加拉克喬諾夫到芝加哥。當我說出「到美國南部」這句話時，美國人默然了，然後便反對我道：「這太遠啦，而且那兒不够舒服的。」我回答：「從莫斯科到華盛頓總比從華盛頓到密西西比遠些，我是一個戰地記者，在過慣土屋和掩蔽部的生活後，不怕缺乏舒適的條件的。我之所以想看看美國南部的緣故是因為黑人一開始就投合了我的脾味，又因為記起了我童年時代所讀的講黑人的不幸的書，又因為我愛讀專寫美國南部的現代美國作家福克涅爾和斯坦培克的小說。」

一個南方人——海軍大將的兒子，左翼記者吉利摩爾——答應領我去看南美。他有一輛很好的「賓克牌」的汽車，而且有幾個星期的空閒時間。我們備用法語談話。國務院派「美洲」雜誌的編輯奈利生先生陪我們。我同他講俄國話。在途中又有一個紐約最有名的記者西姆·格拉弗坦加入了我們一群；他想寫幾篇關於蘇聯作家同南美的奴隸主會見的速寫。我同格拉弗坦談話是用德國話，應當加添上英語方才弄明白我們的談話是在講到安理會的會議，這時談話才更順利的進行着。我的同路者照着俄國的風習起了個名字和父稱；比爾·別涅及克托維奇·奈利生，達尼艾利·高拉齊耶維奇·吉利摩爾，西姆·諾艾莫維奇·格拉弗坦。比爾·別涅及克托維奇從來未到過南方，他對我所見的一切的驚訝並不減于我。當西姆·諾艾莫維奇·格拉弗坦進入一間一家三口黑人矮居着的矮屋裏時，驚叫道：我料不到竟是這樣的……當時我告訴他：「山姆大叔終於同湯姆大叔會見了。」（註）

火車。舒適的半空的車箱；白種人喝着威士忌，打着盹。瀟瀟一車箱是黑種人。傾盆大雨，電車站，車輛到了，它是空的，但帶着孩子的黑人婦女仍冒着大雨留在原處；給黑人專備的位置坐滿了。公園門口寫着：「有色人不准進」。鞋店——黑人買皮鞋不准試穿，黑人試穿過的皮鞋便不能賣給白種人。美國人向我倒講了多少他們的自由，出版自由，良心自由，遷移自由——可惜，他們倒忘了一件自由——試鞋子的自由……

所有南方各省都存在着「人種區分」的法律。人種的差別待遇在這兒不是風俗習慣，而是國法。黑人沒有權利出席白種人的集會，不敢進有白種人祈禱的教堂，自然，更不應當幻想進白種人的劇院和電影院了。

我遍遊了四州：頓尼西州、阿拉巴馬州、密西西比州、路易西亞那州。我看見許多美麗景象；看見頓尼西狹谷的建築，在這狹谷中起了有着舒適別墅的宏壯的城市，看見新奧爾列安的古風舊習，看

見山谷，看見大河，看見墨西哥灣的蔚藍。但每走一步我都看見了最可怕的事物；人污辱人。在南美同在北美一樣的，——有壯麗的車站。我想讚美一番這個爲輕鬆工作日的疲勞而作了這麼多的設備的國家，但我不能讚美它；在每個壯麗的車站上我都看見了發臭的、黑暗的、掛着「有色人專用」牌子的矮屋，一位棉花墾植主人邀請我們，他住着很好的房舍，四周都是老樹圍繞着，他有妻子，——白晰而盛裝，有子女——盛裝而白晰。流汗的黑人奴隸在四周勞作着。在這位墾植家的房舍裏有着美國一切的奇蹟——從強力的收音機，它能收到塔什干、麥利布林和安道爾的廣播，一直到電風扇。我談起黑人的苦難。墾植家微笑的答道，不能像對人一樣的對待黑人，「這毋寧說是畜牲」。不論無線電收音機也好，電風扇也好，都沒有絲毫影響這位奴隸主的智力發展。從他那兒走出來時，我對同路者說：「這不是人，毋寧說是畜牲」。

密西西比、三角洲是棉花農場。土地是屬於白種人的，他們把它租給黑人。「佃戶」應繳納棉花收穫的半數給地主，其餘一半他們應賣給他，而且棉價由地主規定，而黑人得到的微乎其微的小部份，他們又得在那屬於同一的主人所有的店舖裏換日用品。也許在美國的法律家看來，這是租佃制度，而實際上這却是奴隸制度。我看見土地的所有者，他們同時是棉花的收買者，他們同時又是出售鞋子、煤油、食鹽的商人。我想起了曾經貼在紙煙盒上的畫片：手持長鞭的奴隸主和田壠上斑斑駁駁的黑人婦女……這個奴隸主在我面前對老黑人不時的喝道：「噯，約翰，快點！……」

我走進一家貧民窟，二十三口人擠在蓬窟裏；男女混雜着睡覺。哦，這兒離大名鼎鼎的美國技術，離人工的冷氣和超級的舒服設備倒有多麼遠呀！這兒簡直不能呼吸，襁褓和惡臭而已。在最講究衛生的美國里竟有人過着禽獸的生活。一個黑人婦女對我說，她的姐姐因生孩子而死；丈夫沒法叫醫生，他一年才掙一百八十元，而醫費就需要六十元。看見一家七口人一年總共才掙三百元；還有一家

四口一年掙二百元，一個農場所有者被認爲是小的農場主。他埋怨去年不走運。我問他去年掙多少錢，他答道：『非常少——共才兩萬五千元。』

一個路易西亞那州的奴隸主向我解釋：『您不了解黑人！他們像是在天堂中生活着一樣，因爲他並不需要什麼更多的東西。』在農場裏沒有學校，然而却爲黑人建築了有着黑人牧師的教堂。由於過度的勞作而快要死去的鬚髮蒼白的黑人老頭們唱着讚美詩。一個黑人對我說：『我相信，彼世也有兩個天堂——白種人的和黑種人的——而且黑人的天堂並不壞似……』。他不能想像到還有不分人種的天堂。

我的同路者——比爾·別涅及克托維奇·奈利生、達尼艾利·高拉齊耶維奇·吉利摩爾、西姆·諾艾莫維奇·格拉弗坦都沉默地不作聲。而奴隸主怪不自在的說道：『請吃核桃吧。喝威士忌吧。俄國客人到我們這兒來真太好了。在俄國也有棉花吧……』我望着黃澄澄的河水，望着遼闊廣大的密西西比州，我知道什麼是人類的不幸。在這條河的岸堤上行走着的全部時間，我找不到一句話來說，我恥于向人們瞞望。

近年來南美改觀了，工業的大城市成長起來了。而到溫斯坦或者納柴茲，仍然是家長制度和羅曼諦克的。布爾明甘已經像北方的工業中心了；這兒有像曼斯特里特一樣的工廠。華盛頓的人們踏辱南美是徒然的——舒適的設備在南美是足夠的。

在布爾明甘有巨大的五金工廠，現代化的設備。工人中有許多黑人。在這兒你彷彿如同在棉花農場裏一樣，美國南部人已經把超現代的車床與遠古的奴隸混合一起了。在工廠裏黑人做着最沉重的工作，他們不許可有煉鋼師、機械員、電機員，黑人苦工每小時所得到的工資比白種人苦工少十五分錢。

依照美國的憲法，一切男女公民不分人種都有參加選舉之權。但在南美各州黑人被褫奪了投票權。在阿拉巴馬州有三百萬人口，其中一百一十萬是黑人。在該州的選民中有四十九萬六千人是白種人，四千人是黑種人。在布爾明甘有二十一歲的黑人十三萬人，而在選民名冊中總共才有一千四百個黑人，由十個黑人中允許一個人投票。在密西西比州黑人佔人口的半數，而該州的人口半數便被褫奪了投票權。

南美各州怎樣對付聯邦的憲法呢？方法很多。第一、向投票人徵收捐稅。南美的黑人是一群赤貧的窮人，幾塊錢在他們看來就富足了。一個黑人求我們把他帶到北方某一州，他多年來像幻想天堂似的幻想加爾萊姆，他知道他永遠也不會積得車票錢，他怎能交付投票捐稅呢？除了捐稅還有考試：選民應當「懂得而且會解釋憲法，」不用說，人種主義信奉者的「監考官」是要把一切黑人都刷下來的。聽人講，一個黑人教授在「應試」時，人們提出了各種文件叫他「解釋」。最後，「監考官」給他一張中文報紙：「您懂得這兒寫的什麼嗎？」教授答道：「我懂得，這兒寫的是你們永遠不許黑人走到投票箱跟前。」還有，即使黑人交了稅而「考」取了，那晚奴隸頭子會用挺好的小棍兒教訓這個不速的選民的。不錯，在南美他們知道怎樣「解釋」憲法的！

我想起來了，某些美國報紙對南斯拉夫是如何的憤慨：人民陣綫政府褫奪了幫助德國佔領者的人們的投票權，「差不多二十萬人從選民名冊上抹掉了。美國的報紙抗議道：『這叫做什麼普選？』同樣的這些美國人認為幾百萬美國黑人（他們中有為美國的自由戰鬥過的）褫奪投票權是極其自然的事。我只好請教美國：褫奪黑良心的人的投票權公道呢？還是褫奪黑皮膚的人的投票權公道呢？人種差別待遇的擁護者說：『不能同黑人講平權，因為黑人是喪失了文化的。』的確，人種主義

者使盡一切手段使黑人喪失受教育的機會。比爾·別涅及克托維奇·奈利生在紐約對我說了許多關於人民教育的設施「凡是到十六歲的美國人一律進學校……」在密西西比州比爾·別涅及克托維奇再談人民教育了，我們看見了許多不識字的少年人，我們看見了永遠沒看見學校的黑人的孩子，他們自小光知道一件事——苦役似的勞動。

但也不能說奴隸主是白種人的文化的擁護者：他們一般是與其選擇初級讀本而毋寧選擇鞭子的。在密西西比州教員是乞丐：他每年的薪水是六百元。至於說到教黑人的黑皮膚的教員，他們不僅乞食，他們在白種人面前還得卑躬屈膝。白種人監學到了黑人學校，他直呼教員的名字：「喂，比爾……：喂，約翰……：」甚至監學二十五歲，教員五十歲，而教員仍然應當恭恭敬敬回答白種人：「我聽懂您，史密斯先生」……

就譬如在阿拉巴馬州，批給民衆教育館款項統統發放白種人了。爲了洗清良心，把黑人教授叫了去向他解釋：「預算有限，款子已經支出了，你們只好自己想辦法……」這個黑人回答得很妙：「您是對的……！這兒白種人更需要教育。」

我在美國南部遇見許多有教養的黑人——學者、作家、醫生、教師、律師。這些有文化程度的黑人過多的懷揣學位文憑，在白色生番的南美的背景上，就好像燦爛的斑點。我到過黑人的報館，這兒每分鐘都有受到懲罰威脅的熱心家在堅持着人權。

在私立飛斯克大學有七百個學生：男女黑人。他們是未來的醫生、教師、律師，但他們只能醫治黑人，只能教黑人的孩子，只能當審問「有色人」時才能出庭。黑人教授不准進入公共圖書館。著名化學家布列第告訴我，他不能在國立大學試驗室工作，我在飛斯克大學消磨了幾個美妙的鐘頭：我看見了尋求真理的青年。那兒有一個女士，她會說俄國話——一半俄國人：母親是奧德薩人，父親是黑

人。她白淨而不像黑種女人，但在她的照護上却填寫着「有色人」，這樣便對她關閉了一切大門。在新奧爾列安我認識了一個土木工程師，他是一個臉皮紫紅色的、有雀斑的人。他看來是一個愉快的談手，他的博聞廣識令我驚倒。我請他到咖啡館坐坐，他拒絕了，沒說明原因。後來朋友向我解釋，城裏頭都知道他是「有色人」，因此他就沒有權進咖啡館。

手腕漂亮的辦報人印上幾欄黑人專頁。白種人不向這些欄上瞧。如果有白種人在街上打開黑人報紙，他便會遭打或者受到污辱。如果白種人在美國南部公開聲明黑人也同白人一樣是人的話，他便會遭害。

（註）歐洲人稱美國人爲山姆大叔。稱黑人爲湯姆大叔。

覆勞倫斯先生

愛倫堡

——關於了解美國的問題——

在美國許多大報上，發表了一封「致俄羅斯新聞記者的公開信」；這封信並由「美國呼聲」電台廣播。該信的作者是大衛·勞倫斯；這封信是寫給我的，而且是由於一九四七年四月十日我在「文化與生活」報上發表的「虛偽的呼聲」一文所引起的。下面就是我的答覆：

大衛·勞倫斯先生。

你寫道，在我遊歷美國之後，你希望我講一些關於美國的優點和缺點。這我已經盡力做到了。我從蘇聯讀者和美國讀者方面，得到了許多反響。其中有幾個讀者曾經和我爭論過某幾個問題，但是大家都承認，我不僅描寫了美國的缺點，而且也描寫了美國的優點。

你們國家裏，使我喜歡的是你們有才能和有精神的人民，許多學者，作家，建築家，電影導演，田納西流域的建設，日用品的標準化的出產，高級的技術，優美的道路，汽車，「service」(「服務」)以及其他許多好東西。

你們國家裏，使我不喜歡的是反動派，托辣斯的幕後活動，帝國主義者的虛偽，你們許多同僚的唯利是圖和驕橫放肆，庸俗的書籍和庸俗的影片的標準化的出產，精神的落後以及其他許多壞東西。現在你斷定我因為不了解美國而所以才會不贊同「美國呼聲」電台的俄文廣播節目的內容。我以

爲你反對我。我就是因爲我對美國了解得不多。譬如說，我知道，廣告在貴國常常和虛偽相聯繫在一起。收買珠寶的商行，在電台上廣播道：「請諸位援助因戰事而受過苦難的人。」接踵而來的却就是收買商行的地址。我看見過有許多龐大的廣告招貼號召美國人節約糧食，因爲地球上有一億五千萬人在挨餓；這些廣告下面顯着製造香腸的亨茨公司。所以我覺得「美國呼聲」的廣播和你的信都是不足爲奇的。

你寫道，「我們可以承認，我們對於你們在巴爾幹、在希臘、在土耳其、在朝鮮的所作所爲了解得並不正確。」是的，你正是這樣寫着的。」「在希臘，在土耳其。」回答你這一個問題是很容易的。我們在希臘和土耳其沒有甚麼作爲。有作爲的是你們。而且我不想問你。全世界都知道得很清楚，在那些地方有所作爲的正是你們。

你繼續說：「也許，你了解美國在努力援助希臘與土耳其其人民時的寬大。」我想，不了解你們是很難的。你們自己通過了「美國呼聲」懇懇地報告，說美國想付給希臘保皇黨的款子大部份是指定作鎮壓叛徒之用的。請問，付給劊子手的薪金，授予獵卒的獎金，賞給憲兵的酒資，怎能算做是寬大的象徵？也許，你以爲我們會同情你們給予土耳其的援助的。我們知道，你們不久以前曾經拒絕以糧食援助南斯拉夫，而南斯拉夫是曾經對我們的共同敵人——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意大利——作戰過的。然而你們却急急忙忙的去援助那在戰時曾竭力資助過德國的土耳其。巴本的朋友，你們覺得比了黑山的英雄寶貴。而你將這稱爲寬大。全世界的一切語言都將這稱爲貪慾：你們不是在給予，而是在收買。你們所想的不是給飢餓的希臘人用的麵包，而是給吃飽了的美國人用的石油。

我對美國了解得不多。我知道，你們那裏如果同時不說出至少一百個高貴的字，就連一點卑鄙的事都不能做。你寫給我說：「你提到黑人問題。請你對我們忍耐些。我們在這一問題方面是有成就

的，這我們是用教育的方法、用報紙宣傳的方法而不是用強制的的方法達到的。」我訪問過南方各州，我知道你們在這方面有着怎樣的成就。「人種區別」的法律依然有效，而在殘害和私刑黑人的事件的数量方面，去年可算是打破紀錄的一半。在貴國，大衛·勞倫斯先生，吸血的人種論者和貪慾的奴隸主都享有着絕對的自由。你們對他們並不應用「強制」的手段。當我在密西西比州傑克遜城的時候，那裏處死了一個無罪的黑人。大家知道他是無罪的，但是人們對我解釋道：如果一個黑人受到白人的攻擊，就不能爲這黑人辯護。你們並不能強制密西西比的「法官」遵守公正的原則，因爲你們反對強制。你們用「教育的方法」來改進誰？改進黑人嗎？在南方，學校的門對他們都是關着的，而在北方則存在着「百分比的標準」。也許，你們是教育奴隸主吧？我看見過南方各州出版的教科書；這些教科書都向孩子們灌輸高等人種和低等人種的思想。你們用報紙宣傳的方法來向私刑鬥爭嗎？你們還是不會對你們自己的孩子們開這種玩笑了吧。哥倫比亞城（阿拉巴瑪州），發生過一次虐殺黑奴的事件。你們逮捕了去審問的竟不是虐殺人的白人，而是倖免被殺的黑人。你們的報紙宣傳結果變成法院記者描寫被殺的人怎樣殺死那活的殺人者了。

寫道：「請你相信我，美國人民是衷心欽佩俄羅斯人民的」。你寫道：「陰霾可能爲人類的愛的力量所澄清的。」你在你的信中充滿着對敵國和敵國人民的愛。你這樣和蘇聯無線電聽衆說話，你這樣寫信給蘇聯作家。讓我提醒你，當你不在是對外廣播，而是在和自己同胞們談話的時候，你是怎樣談論敵國和敵國人民的？我這裏有一篇你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發表於你們：「合衆國新聞」雜誌上的文章。我那時候在美國，本來是能够就地批評你的著作的。你在你那篇以「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道路」爲題的文章中寫道：「現在採取的步驟是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俄國代替德國來努力指使世界的未來了……俄國國內現在所發生的一切都是威脅着其餘部份的人類的……俄國侵略者開始

行動了。美國人民是否將忽視她呢？」原來你非但會寫愛，而且也會挑撥煽動。你想鋪設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道路。我並不羨慕你，大衛·勞倫斯先生，美國的母親們是要離開你的。「人類的愛的力量」不應該是你說的。

我接到了你在我離開美國之後，於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六日發表的文章。在我描寫美國的特寫中，曾經儘力減輕美國生活的否定面：我從前認為、現在仍舊認為我的責任是促進兩大民族之間的接近。我從前放過了太陽上的黑點，我在我的特寫中沒有提到你。你自己提到了你自己，因此我要告訴蘇聯讀者，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你會號召美國人進行直接的侵略：「最好乘我們現在擁有武裝和強大的人力後備軍的時候發生。還是讓它在我們的武器沒有開始發銹之前發生吧。如果等過了五年再經歷這種試驗，那就可悲了。」這就是你對我們的愛，大衛·勞倫斯先生。

你寫道：「我們聽到俄羅斯號召建立第二戰綫的呼聲，我們是響應了。」讀了這句話之後，我笑了：你們響應我的「虛偽的呼聲」一文要快得多呢……我記得，當我們的戰士說到第二戰綫時，那是在一九四二年夏天。我記得，開闢第二戰綫時，那是在一九四四年夏天。現在我引錄你在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日不是對我而是對你的美國讀者說的話：「美國應該指出，一九四四年美國開闢第二戰綫而拯救俄羅斯逃出了滅亡的命運」。你將歷史偽造得很快，大衛·勞倫斯先生！斯大林格勒保衛者的墳墓上還沒有長出青草……我們沒有被甚麼人拯救。我們是自己拯救自己的。假使說，一九四四年夏天盟軍在諾曼第登陸是這樣的出色，那是因為我們對法西斯匪徒接連孤軍作戰了三年之久的緣故。當美國人，用你的話說：「拯救俄羅斯」的時候，紅軍已經開始解放羅馬尼亞了……

你為俄語廣播節目辯護，你寫道：「你我都不能在一種廣播或者甚至一連串的無線電廣播中聽到美國的呼聲。」這是毋庸爭論的。我從前責難、現在仍舊責難俄語廣播作者的不是他們供給我們的情

報太貧乏，而是他們供給我們的謠言太豐富。我責難他們的是你們爲美國說話，大衛·勞倫斯先生。

這是你自己說出來的：「我們中間有些人反對援助其他民族。我們中間有些人譴責美國的不純正的動機。」這樣說的時候，你所注意的是那些反對「援助」希臘和土耳其而認爲這是美帝國主義的冒險行動的美國人。聽「美國呼聲」的時候，我們聽不見這些人的呼聲。我們知道，他們之中有一個是故羅斯福總統最親近的戰友之一——亨利·華萊士。「美國呼聲」每晚向我們報告，說亨利·華萊士「無權代表美國說話」。但是你是有權的，大衛·勞倫斯先生！

我到過美國。我看見過，美國人民真正想和蘇聯人民協議和結好。我認爲這種友誼也是發展全人類的幸福所必需的。所以我要批評「美國呼聲」電台的廣播，因爲它祇足以使我們遠離美國。所以我現在用最率直的方法答覆你的信。你們在太空中說得太囂囂而在自己家裏說得太露骨了。

關於紅帽女孩的童話，是俄美兩國的孩子都很熟悉的。在這一童話裏，狼纏上了祖母的頭巾而對紅帽女孩說着甘言蜜語。但是那好孩子却從長牙齒上認出了是狼。雖然你在報紙上稱我們是「紅」黨，但是我們不是紅帽女孩。我們有給孩子們聽的無線電廣播，但是它比了「美國呼聲」電台的廣播更希望聽衆對甘言蜜語抱批判的態度。大衛·勞倫斯先生，最後一句話，你是不適於當祖母的角色；你要求在最近五年之中發動戰爭，你的牙齒太顯露了。我無法了解，爲甚麼委託你來爲兩大民族的接近的事業辯護。難道談論愛蘇聯的事，一定要由公開號召進軍蘇聯的人來擔任嗎？（梁啟譯）

作家的呼聲

愛倫堡

蘇聯人民無論過去和現在對其他各國人民都沒有抱着仇視的態度，蘇聯人都以友好的感情注意遙遠的美國生活。我們的兵士在德國易北河歡迎美國盟軍。不論怎樣，我們蘇聯人民是快樂的，因為我們是勝利的人民。我們情願忘記一九四二年的慘狀，當時蘇聯人民不斷與德寇鬥爭流血，而美國不斷大發其財。但是我們到了美國的作家，無論什麼時候，都沒有造過謠言，都沒有提出過引起仇恨的態度；反之他們還解釋美國人民一切良好的特點。

美國老爺企圖玩弄刀槍來代替講道理

假使我們現時迫不得已要來罵某些白種人所幹的黑暗勾當，那是因為美國帝國主義者在威脅世界。

八月十八日哈立曼在××城商會上發表演說，在戰爭時期，哈立曼先生是美國駐莫斯科大使，他會看到過俄國人民的悲哀和自傲，他很清楚的知道我們之所以能打勝仗，因為我們愛好和平和痛恨玩弄戰爭的人。可是哈立曼先生在戰爭時期發了大財的城市商會上，胡說什麼「蘇聯威脅」他們的和平，說美國應當起來鬥爭，反對「蘇聯擴展勢力」。並說美國準備了充分的原子炸彈。戰爭挑撥者主

張採用原子彈，只是因為某些美國人不喜歡我們的社會制度。但是誰喜歡什麼東西，完全是用不着爭論的。可是美國老爺們企圖玩弄刀槍來代替講道理。美國的社會制度不會引起我們贊揚，比如我們認為他們那裏有劃分人種的把戲，和美國南部省份所存在的奴隸制度，實在是侮辱人格；但是無論我們的正義主張與美國怎樣不同，我們絕不想去毀滅美國的城市。

號召戰爭的美國却高叫人道主義

在戰爭年代，美國說了許多漂亮的話，說「各國人民都應當享受其自由生活的權利」；在獲得勝

利後，他們加上了以下的更正：「各國人民都有享受美國托管的權力。」在中國、朝鮮、越南、菲律賓，許多十分幼稚的人們，相信大西洋憲章，但是他們對於自己的幼稚，着實付了高貴流血的代價。歐洲各國在希特勒鐵蹄下獲得解放後，常被人們撻起的共產黨，在歐洲各國有迅速的發展，從而成了強大的人民的政黨。共產黨之所以在別人的前面，只是因為在艱苦的鬥爭時期，他們經常是民衆的先鋒。在許多國家中都成立有共產黨人參加的聯合政府，因此美國財主們就想到那裏去「整頓秩序」。他們決定打開歐洲的門戶，使其享受美國的「恩惠」，與美教徒給巴力斯坦的「恩惠」是同樣一會事。歐洲遭受飢荒，美國連忙口口聲聲「幫助」，他們可算是寬宏大量，他們首先給予希臘充飢，在法國、意大利，美國人這樣說：假使能把在政府中共產黨人趕出去，那麼他們就能够得到糧食和煤炭。並且美國政客也這樣說：「蘇聯在干涉別人的事情」。這正像小偷在旁邊叫喊捉小偷一樣。美國不喜歡信神，却常乞求上帝，非法處死黑人的時候，竟說是「慈悲仁愛」。因此號召戰爭的美國，高叫人道主義是沒有什麼奇怪的。

美野心家想把近東當做紐約市的近郊

美國說他們爲『保衛美國的安全』，但是無論誰都不會相信南斯拉夫在威魯紐約；誰也不會相信，假使南斯拉夫不變成美國的領土，美國是不能高枕無憂的。關於管理的里雅斯特，南斯拉夫和意大利曾爭論很久，大家知道，住在這個城市有意大利人和南斯拉夫人，美國帝國主義者認爲，是容易弄到手的地盤，那裏能成爲良好的美軍基地，美國報紙大大鼓吹在地中海歷來就存在美國人的利益；美國眼中看中了希臘和土耳其的海港，從前墨索里尼把地中海成爲意大利的內海，現在美國野心家把整個近東當做紐約的近郊，而地中海是美國的裏湖。美國野心家同時並高聲叫喊說什麼『蘇聯侵佔別人的領土』，『在干涉別事情』，各國人民都知道：一部份人在實行侵略，另一部份人却貢獻自己力量鼓勵別人；一部份人在搶奪別人財物，而另一部份人正在給予大公無私的幫助。大家知道誰在戰爭時期做投機買賣，發了大財，誰在新大林格勒城下英勇殺敵。

美國人民渴望和平好戰分子欺騙他們

美國人民與其他各人民同樣渴望和平，假使他們辨別不了國內好戰分子，這只是因爲他們的新聞記者捏造謠言，每天在混亂是非，把許多美國人欺騙得莫明其妙，他們向美國人宣傳，處在俄國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人威脅之下。而實際上，報紙土匪在威脅美國人。任何的帝國主義者，對於世界都是很危險的，他們把自己的藝術基礎認爲是人類的高尚成功。無論在什麼時候，我都沒有否認藝術的意

義，我也喜歡舒服的條件和漂亮的東西，我堅決相信機器在人的生活中有用處，但決不能以汽車數量來估計某個國家的文化水平。關於這點你不要和坐在汽車上的人們談論。我不否認美國洗衣機比我們的好，但是我堅決反對崇拜洗衣機和新自來水筆的人們。壞筆可寫好字的人，恐怕要比拿着新式自來水筆寫不成字的人要高貴的多。

我們是文化的保衛者，貪婪的蠻子企圖毀滅歐洲

從前有人會把土耳其稱爲「歐洲病夫」，依業倫敦、巴黎、維也納而生存，現時資產階級的歐洲病夫，他的病態已非常危急，他暫時能活下去，是由於美國姪子替他們打強心針。這個姪子有錢，馬上即變成伯父了。資產階級不能離開的東西，就是野蠻行動。資產階級在戰前，曾毀滅了成千萬噸的物資，把它們當垃圾沉於海底。把千萬石糧食當肥料焚燒。

我們的政策是大公無私的文化保衛者。對於資產階級，文化就是他們的棺材，而對我們，文化是精神生活的來源。我們不僅已有了進步的文化生活，而且還使文化繼續向前推進。無論科學藝術，我們都跑在美國前頭，在新社會事業中，我們已跑在一切人們的前頭。正因為如此，美國寶貴的最好的書籍、影片、油畫都是與資產階級對立的人所創造的，正因為如此，各種生動藝術作品與各國人民所注意的民衆學者、作家、藝術家，都是站在我們這一方面。

誰在反對我們呢？反對我們的是一群貪婪不足的蠻子，他們正在企圖掠奪財物，毀滅西半球。讓歐洲各國人民知道，究竟誰在威脅他們的家鄉，他們的兒女、他們的父母。讓所有美國人知道，好戰分子究竟叫他們幹的是那些黑暗的勾當。在我們祖國無論誰都不願意戰爭，無論那個人都反對戰爭，

這些話並不是對哈立曼說的，他自己很明白這點，這話應該對那些還沒有懂得哈立曼詭計的人們說的。

和平的號召是蘇聯的誓言

我們共和國從成立已快滿三十年，在他產生的時候，就發起世界和平的號召，這個號召已變成了他的誓言。我們共和國在三十年來，一貫澈底的保衛和平事業，號召各國解除武裝。我們的報紙，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沒有發表號召進攻其他國家的呼聲。但是希特勒德國侵略我們的時候，我們會保持了俄國和平人民的榮譽，能够迫使老練的軍閥投降，而獲得最後的勝利。我們擁護和平，而且正在努力維護和平。我們的代表在各種國際組織中不僅在保衛莫斯科和布爾格萊德的兒童，而且也還在保衛紐約和馬撒加的老少，他們是在保衛全世界的母親，是在保衛歐洲，保衛巴黎、舊金山的美好的房屋。我以為最好由哈立曼先生回想一下他從前在莫斯科看到的情景，當發表挑戰演說之後，應把歷史思索一下。哈立曼先生在蘇聯當看到源源不絕的德國俘虜縱隊時有何感想？不知有良心否？

和平事業掌握在人民手裏，凱旋的日子會到來的！

41
一年以前，我在巴黎看到兩城市間的橋斷了，當時我問，爲什麼不建設一座新橋？一個悲觀主義者回答說：「要它幹什麼？很快又要打起仗來。」不久以前，在我國境內作了五千公里的長途旅行，人民都忙於建設工作，他們在建設橋樑、學校、住宅和城市。可能某些悲觀主義者會責備我們抱過分

樂觀思想。可是我們並不是鴉鳥的『樂觀主義』，把自己的頭埋在沙漠裏，看不見任何東西。墨索里尼派樂觀主義就是如此。這是開砲前五分鐘的樂觀主義。我們不僅看到威脅，看到發財致富的投機商人，他們自己得到了很高的紅利，雖然這紅利會用血染紅城市。但是我們也看到在美國國內有良心的人士，也看到許多飢寒交迫的歐洲人民，我也看到了保衛和平的強大戰士。他們都反對幹戰爭挑撥勾當。自然我們也有銳利的眼光，我們知道和平事業堅固的掌握在人民的手裏，我們的理智和文化必獲勝利，我們認為凱旋的日子是會到來的。

墨索里尼

（本文係莫斯科根據作者原文的摘要廣播——編者）

自然法則

愛倫堡

是誰呢？

幾百家美國報紙，保守黨的幾家機關報，一些被外國人收買去的法國報紙，他們每天寫着：「俄國人——這是帝國主義者」，「蘇聯渴望擴張」，「莫斯科威脅和平」。一個老法子：賊跑走的時候高叫「捉賊！」是誰把手槍擱在桌上而講和平？是誰在世界的五大洲建立軍事基地？是誰干涉別國的內政，並且說外國人民爲被保護者？是誰在進行或者秘密鼓勵希臘的戰爭、印度尼西亞的戰爭、中國的戰爭、近東的戰爭？現在派往中國和土耳其，派往伊朗和希臘的是誰的大砲，誰的兵船，誰的教官和監督人？誰蔑視拿波里的美麗，馬尼刺的雪茄，阿爾及耳的無線電台，上海的貧民窟，阿左爾的島嶼，伊朗的石油，尼泊爾的蘊藏？誰公開干涉別國的內政，而說他「不能容納共產主義者」？誰僞善地非難民主國家的選舉，如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而在自己家裏却剝奪了千百萬所謂「有色」公民的投票權？誰爲了拯救蔡爾達里斯（希臘總理——譯者），而咀咒哲佛遜，爲了幫助薩拉柴（葡萄牙總理——譯者）而引用大西洋憲章，以及爲了支持佛朗哥，而稱讚塞萬提斯（註）的天才？誰在自己家裏徵集了所有的絞刑吏，所有的投降者，所有的典刑官——他們今天在大砲工廠工作，明天他們就將成爲砲灰？他們屢屢談起這些「遷移人物」，這些新的「十字軍人」。說是遷移的法西斯主義，不是更

好嗎？

渴望奪取某些國家的時候，他們是不受距離的限制的。「門羅主義」是反對歐洲人干涉美洲人的事，在決定派遣軍事專家到韃靼尼爾和愛琴海岸上去之後，美帝國主義者非常冷靜地說：——是——「門羅主義的發展」。他們想禁止歐洲人干涉歐洲的事。也許他們會說，阿克羅波爾是在米蘇里岸上的吧？如果熱那亞人在一九四二年發現了美洲，爲什麼芝加哥人在一九四七年不能「發現」阿帶卡呢？……

不久之前，戴高樂將軍曾經發表演說反對法蘭西共和國。海那邊的乾爸爸並不過分挑剔，乾兒子的印象也不壞。當一九四二年戴高樂將軍代表法蘭西國家的時候，美國人認爲他比帶着維希水味的海軍上將達爾朗好些。現在將軍代表着法蘭西的反動派，布里特先生也歡迎他。

說高等的話遮下等的事

美國的匪徒們，喜歡以高等的話來遮掩下等的事。當他們在密西西比州或喬治亞州用燃料油澆在黑人身上的時候，一批兇手吹起號角，另一批作着祈禱，第三批暗誦着正義的勝利，而在這件事情上不憐惜一加侖汽油的威嚴的人種論者的女兒在唱感傷的羅曼斯曲。原子彈在比基尼島試驗之後，美國的僞君子們，爲給炸死的山羊修建紀念碑而化去了大量的錢。是的，這些先生們的一個口袋裏是炸彈，另一個口袋裏是復活節的小雞蛋。他們曾經說了這末多動人的話，並且現在也在說「援助希臘和土耳其的民主」，這種蜜糖，甚至連一切都看慣的瓦爾特·李普曼先生也噁心了。他寫道：「美國的力量——是在海洋上和天空中。如果要與紅軍較量，我們就應當有不能離蘇聯重要中心過遠的基

地：唯一的戰略通道，是由黑海到烏克蘭及高加索。地中海東部、愛琴海和韃靼尼爾海峽——這個黑海的門戶……不應當再使自己負担那在本質上和通過的決議沒有絲毫共同點的解釋。誰也不能強迫我們「援助」。不需要說「民主」，因為大家都明白，現在的希臘政府，是民主的最可憐的典型，而土耳其，她有一個十分受人尊敬的政府，但不能稱為民主的。白宮和國務院認為美國人民的戰略主動尚未成熟，他們認為正當解決，應該是加油，加水，加糖，為的是人民安心。照我的意見，他們就犯了這個錯誤。」

讓他們知道

難道所有這些先生們都不了解，我們既能在希特勒軍隊面前屹立不動，我們會聽了十來篇嚇人的演說和成百篇窒息人的小文章而戰抖嗎？我知道，普通的美國人，對於美國國境以外現在發生的和過去已經發生過的一切，知道得那麼少，讓他們去尊敬一九一九年法西斯主義先驅者們對年青蘇維埃共和國的行軍吧。我們的國家，當時是衰弱而又無武裝，而向着我們前進的列強們，給軍事上的勝利衝昏了頭腦。讓普通的美國人知道，奧德薩、阿爾漢格爾斯克、海參威。我們當時是衰弱而又無武裝的，我們驅逐了侵略者，雖然我們沒有能因為我們人民的受難而懲罰他們。實業界人士們還是相信，反蘇維埃人民的戰爭，是不上算的企業，他們會得到代替紅利的傷痕。四分之一世紀過去了。瘋狂的德國上等兵，一方面使自己的人民變得愚鹵，一方面大規模地重演干涉者的野心。讓普通美國人回憶這是怎樣結束的：我們不僅驅逐了侵略者，我們也懲罰了他們。幻想在我們這裏推行他們秩序的法西斯主義者，最初在頸子上得到了『勇士十字』章，而後來就是一根平常的繩子。讓普通美國人看看燒焦的

「十字章領得者」，想想德國墳墓上的十字架。斯大林格勒的人民是恫嚇不了的。

我們不是孤立的

我們在爲自由的鬥爭中，流了許多血。我們以自己的血，換來了勝利：救了自己和救了世界。不久之前，美國出版了狄那少將的一本書，他曾任美國駐莫斯科軍事代表團的團長。這書題名爲「奇異的盟邦」。是的，現在這位奇異的將軍覺得兩種人民的戰鬥同盟是「奇異的」。當我們屹立在伏爾加河上的時候，當我們把德國人從伏爾加驅逐到德聶泊河的時候，當美國人和英國人一起在享受紅軍的戰鬥所給與他們太平的時候，兩年的時光，我們才把最後的鈕扣釘上了新的制服。那時候，狄那將軍覺得蘇聯和美國的戰鬥同盟是十分自然的。他「奇異」的是我們勝利了，——這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

爲什麼他失去了心靈的平衡、邏輯和常識呢？有一首衆人皆知的邱特切夫的詩：

冬天不是徒然兇惡，

是她臨去的時光了——

春天敲着窗子，

在庭院裏掃蕩。

兇惡的巫婆（指冬天）癡狂了，

臨走時抓起一堆雪，

投向那美麗的孩子……

春天的苦難很容易過去，

她在雪裏洗了一洗，

不管敵人怎樣兇猛，

臉色反而更紅潤了。

我馬上要解釋：在『紐約時報』『每日電訊報』或『時代』的文章裏是無法洗的。然而邱特切夫所看到的巫婆却寫得非常真實，巫婆之所以癡狂，因為是她臨去的時光了。

我們不是孤獨的，同我們一起，有全歐洲的人民。他們知道，在反抗可惡的法西斯主義者的鬥爭中，俄國人流了多少血。我在『歐洲之路』這本書裏曾經說到，紅軍幫助解放了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這就觸怒了傑爾維斯先生，他在『紐約時報』中投來責備說：『我沒有找到關於千百萬金元，關於租借法案的敘述……』如何對這些半商半官的人解釋，沒有一本收支流水賬簿上是一頁記着成渠的血液，而另一頁上記千百萬金元的。歐洲有幾百個城市裏現在有『斯大林格勒街』。無論什麼地方我都沒有看見『租借法案街』……

我們不是孤獨的：同我們一起，有全世界的人民。反對我們的美國人，他們也反對美國人民。反對我們的英國人，他們也反對英國人民。反對我們的法國人，他們也反對法國人民。同我們一起，有一切的人民，因為我們是在保衛和平。我們在戰爭的年代中表現出我們能戰；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喜歡戰爭。我們堅強地相信，母親生兒子，不是爲了『十字軍』，人們造房子，不是爲了炸彈，人民贏得可怕的反法西斯戰爭，不是爲了使遷移的法西斯主義在過了幾年之後再計劃一次更可怕的大戰。

李普曼先生研究美國人已經成長到什麼程度和沒有成長到什麼程度。普通美國人的政治眼光是有

限的。普通美國人還沒有成長到足以懂得李普曼先生和其他的『戰略』愛好家們怎樣每天愚弄他們

三次。然而普通美國人已經成長到懂得常識的程度。這就是爲什麼美帝國主義者們竭力「加油加水加糖」到他們自己毫無人性的思想中去。這就是爲什麼美國人民，照李普曼先生的話，是「安定的」。艾爾先生曾經公開承認：「進攻蘇聯現在不可能，因爲美國人民過於天真了。」是的，美國人民還很天真，所以他們相信那些在客觀消息外貌之下對他們散播關於假想出來的「赤色帝國主義」的謊言。是的，美國人民還很天真，所以他們沒有把艾爾先生從政府裏送進瘋人院。然而，要他們去爲瘋狂的石油商、軍火商和其餘的原子商人的紅利送死，普通美國人就不這樣天真的了。美國人有頭腦、有良心、有人性。他們現在担心着未來，担心着行將來臨的危機，企業家們的貪婪、物價的高漲和反動勢力的高漲。他們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政治家，但是普通美國人是活的人。他們要活，要工作，要娛樂。要將他們趕回軍用運輸艦上去是不可能的了。

人類的冬天不會回來

即是面前還有微寒和壞天氣——人類的冬天不會回來的。倫敦城忍受慘酷轟炸的冬天和現在在勝利以後還過着陰暗、飢餓、貧窮的冬天，並不是爲了要回到「紳士協定」、「不干涉政策」和張伯倫之流的可恥日子裏。英國人民經歷了許多，他們不會願意參加新「十字軍」去作一名可憐的吹鼓手。英國的礦工、冶金工人、職工都不會在富爾敦發表演說。無論對那些獨唱表演或是諧和二重奏，他們都不能負責。誰迫使人民忘記佔領法蘭西年代的黑暗日子。抗敵英雄們、邊防軍和游擊隊之死，難道是爲了讓保羅·萊諾或別的法蘭西的掘墓人把華爾街的話翻譯爲法國話「Tout (打) 他」嗎？

南斯拉夫、波蘭、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阿爾巴尼亞的人民的受者和作戰，難道是爲了讓還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網」，他說他不滿意戰後世界及歐洲情況。若說希臘還能給他點安慰，那麼新民主主義各國却使他非常惶惑不安。他對蘇聯發表了某些攻擊的言論，雖然未提出蘇聯的名字，完全和邱吉爾放空矢一樣的說：「美國決意保持其軍事實力」。

二

但是這個帝國主義的新教徒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美國人很喜歡說在他們的民主國家裏每個人都可以當大總統，當大總統不需要爵位和美金，只要有治國的才能就可以。可是杜魯門憑那一種才幹當了大總統呢？如此軀幹短小而又腐敗的密蘇里人究竟有什麼才能？他為什麼超乎千百萬美國人之上而獨處於白宮呢？

杜魯門一八八四年生於農家，在學校時他未顯出特別才能，但是很勤勉，還能循規蹈矩，品行端正，可稱模範。他常常帶着眼鏡，原是一個很穩重的孩子，不是一個「湯姆索也爾」，而是一個很有教養的寡言笑的「席德」（「湯姆索也爾」與「席德」是美國名作家馬克吐溫所著「湯姆索也爾歷險記」一書中的兩個主角，前者是一個聰明勇敢和富於冒險性的孩子，後者是一個嬌養怯懦沒出息的兒子——編者）。中學畢業後。他考入維斯特堡軍官學校，但是因為目力不佳，未能考入。

他少年時代擅長風琴，但是因為音樂才能不足，思考力缺乏，以致未能成為音樂家。

於是他便在銀行充當書記，每星期領得二千五塊美金的薪俸，他很滿意自己的命運，認為那是他一生最幸福的時期，並未有任何希望。

一九一七年四月，他被征入伍，在兵役中他也沒有表現出任何勇敢的奇蹟，也不過是一個安分守

己的砲兵上尉而已。

退伍後歸家結婚，在堪薩斯城又開了一個布疋雜貨店，這種事業他有點不能勝任，以致倒閉，把他自己和別人的本錢全虧進去了。經過十三年以後，他才把債務還清。在商業方面失敗以後，他就決意在政治上「賭幸運」。

據說一九二二年他是三「K」黨（三「K」黨是美國反黑人反民主的武裝的秘密流氓特務組織——編者）的黨員，但是他現在堅決否認這個事情。據確實消息，他入過秘密共濟會，同時還是一個民主黨員。

堪薩斯城內民主黨的主人是湯姆彭德爾略士特，不用說這是一個很顯耀的人，他能左右選舉，他曾領導過該黨的選舉機構，這個選舉機構在歷史上是最賄賂公行的，他能使鬼神爲他投票。很久以前死去的人和地球上根本未生存過的人都列入他的選民名單。當然這些人悉遵照他的旨來投票，在選舉中一個黨得到勝利以後，一個州裏的政府官吏，由州長至郵政分局長全部更換，此類職務都操在湯姆的手裏。湯姆賣官鬻爵委任州長參議員和推事。杜魯門也是由湯姆委任的。

如果沒有湯姆彭德爾略士特，杜魯門是永遠不能升官晉級的。湯姆彭德爾略士特先委了他一個小差事，派他爲道路監察員，每日薪金五塊美金，雨後杜魯門即用機器去清除道路上的泥土；嗣後湯姆選他爲傑克遜地方的推事。

杜魯門担任此職八年以後，請求湯姆派他一個收入較多的職任，他打算充當收稅官，但湯姆是個很幽默的人，他決定叫杜魯門當參院的議員。

湯姆說：「我願意證實一下，就是如果我們的機構整頓得好，我們可以派一個夫役到參院當議員的」。

湯姆的機構到底是整頓好了，一九三四年在湯姆監督下杜魯門在三個選區內獲得了四零八二二張票而中選，這個夫役就入了參院。從那時起，美國全國人民就稱杜魯門爲湯姆的「夫役」了。

十年以後，這次選舉的全部情形才被揭露出來。據調查的結果，杜魯門獲得四萬張票的那個選區，僅有二萬五千人有選舉權，一萬五千人則是湯姆的神鬼，但是湯姆很早就躺在墳墓裏了，而杜魯門却安然的居在白宮裏。入參院以後，杜魯門盲目遵從着湯姆的命令。他在參院最突出的一點就是默不發言。在最初三年中沒有一個人聽他說過話，僅僅在維護湯姆的時候，他才發了言，那時他的主子湯姆因爲貧困公然作出違法的行爲，因之被囚在獄中。杜魯門盡了一切的可能拯救他的主子。

到一九四二年選舉的時候，這個夫役已沒有主人，神鬼也再不能爲他投票了，他面臨着失敗的危險，那時他才覺得自己的渺小無靠，他以訴苦的樣子向四方瞻望，終於找到新主子了，這個主子是勞別特·漢尼根，他是密蘇里州一個警察的兒子，他的名譽很不好，人們都把他叫作「一個最沒信用的政治團體裏的最沒有信用的主人。」漢尼根成了杜魯門的主人，他唆使杜魯門的兩個對手互相競爭，以分散其中選舉票數，而幫助杜魯門重入參院，杜魯門獲得了極微的票數而當選。

在杜魯門重入參院後，當即感激他的新主人，並違背着輿論，薦他爲聖路易的徵稅吏。漢尼根被提昇的很快，數年後，他竟成爲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主席兼秘書，而有力的「塔馬尼大廈」(塔馬尼大廈爲民主黨總部在紐約之會址，亦爲穢弊四溢的選舉操縱機關——編者)總統促成會的領導人，這個主人在選舉杜魯門爲副總統上曾起着決定的作用。

這個小夫役的官職是這樣造成的，對於主人的馴從——就是治國的才能，杜魯門委實具有這種才能，他的唯命是從，阿諛逢迎，永遠準備爲主人忠實職務，並能使華爾街的主子開心的本事，終於使這個小小的密蘇里州人進入白宮。

一九四四年七月民主黨代表大會上，爆發了極激烈的競選鬥爭，總統候選人爲羅斯福，這是毫無疑義的事情，爭論不決的問題就是誰可以做副總統候選人。

以羅斯福爲首的進步陣營和以南方民主黨爲首的反動陣營互相對立起來，反動派要求重新審查羅斯福的經濟綱領，要求廢除物價管制，並承認白種人的優越地位和南方各州的特權，他們的候選人爲貝納斯。進步陣營的候選人爲華萊士，羅斯福是支持華萊士的。

但華萊士對於反動民主派是絕對不能相容的，而反動派主角貝納斯對於羅斯福及其陣營也是不能相容的。

民主黨面臨着分裂的威脅，兩方面的候選人是色彩極顯明而確定的。必須尋求一種折衷的最好是不帶什麼色彩的人來做副總統候選人，於是漢尼根便想起了「小夫役」，把他推薦出來。

杜魯門似乎是一個有獨立性格的人，其實不然，他是一個典型的妥協分子。他生於南北交界的密蘇里州。

當選以後，杜魯門立刻給他年邁的母親打電話，他母親說：「笨蟲，你應當成爲一個好孩子」。於是他便盡力的想成爲好孩子，「順潮流」而行事了。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照美國人的說法，羅斯福總統「像一匹駕着車的馬」，忽然逝世了。總統的遺缺自然輪到傑克遜的小推事杜魯門身上。

他同他的許太太和女兒站在白宮裏顯着侷促不安的樣子，全世界人都帶着一種好奇與期待的眼光。

注視着他。

他將做什麼？將把船撥向何方？

大總統的餘蔭籠罩着他，進步的美國希望他能保持着這種餘蔭的真實性，希望他繼續羅斯福的遺囑，忠實於羅斯福。

但反動派則表現着完全不同的希望。紐約時報用大字登載「政策將向右轉，密蘇里人將縮小羅斯福的計劃」。杜魯門對自己的立場是這樣確定的，「稍偏於左」，而貝納斯却立予糾正說：「稍偏於右」。

華爾街的老闆們對於此種聲明與預計則竊笑不已。他們曉得杜魯門將採取的方針也就是他們給他指示的方針。

杜魯門初到白宮時，如同度蜜月一樣，美國人對他是非常客氣，其實他並無罪過，他之所以當總統只不過是偶然的事。大家都知道他並不是天神，也沒有什麼可期待於他的，他的善於逢迎的才能，是使美國人信服的。他們喜歡他的謙恭的態度。每個布疋雜貨店的主人關上門後，很滿意的想着，如果有時間他也能當總統，也不次於白宮裏那個布疋雜貨店的主人。最低限度他還沒有遭受過破產。

但是這個小夫役竟冲昏了頭腦，開始胡作妄為起來了。他保持了很長久的沉默以後，現在竟起了一種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言的慾望。

很快，他又依從貝納斯，范登堡的意見，喜悅的接待了胡佛，這件事使民主人士大為震驚。在波斯頓會議上，他像小學生一樣，懦怯的竊視貝納斯——這是很可笑的。忽然他拋開一切事務週遊起美國來了。他充分滿足了自己攝影的嗜好。訪員會報告過他訪問過多少朋友，輸了幾次撲克牌，怎樣釣魚——這是非常輕率的舉動。

蜜月過完了，客氣終止了，雲霧也散了——總統現原形了。康豐氏曾敘述杜魯門的歷史說：杜魯門受人嗚嗚的次數是美國有史以來歷屆總統之冠。

紐約報記者在敘述長島鐵路員工的談話時說，此地就是舉杜魯門當公共廁所管理員也無人贊成。比里勞支喊道：『如果白宮需要一個喜劇優伶，也應該要一個有才能的。』

威特尼說過：『以猜疑焉能織成絲線，普通辦事員怎能做總統呢？』

後來在十一月選舉大會上，民主黨竟建議杜魯門對於黨的候選人不要發言，以免情勢的惡化。杜魯門真是原形畢露了。

那個權威者偶然伸手支援他，大概他還是一個有用的人，因為他唯命是從，又善於逢迎，真是方便極了。但是不能使他任意而行，他也不能這樣作。頂好是直接指導他，這樣小小的密蘇里人就找到了自己偉大的主人。

四

對於華爾街的權威者，杜魯門是他們所需要的。在各方面均極方便的總統，因為他是一個沒有色彩的人，能把他染成任何顏色，這是最好不過的，所以反動派立刻把他染成自己的顏色——黑色。他不是一個像羅斯福一樣的戰鬥家、演說家、思想家，這是最好不過了。讓范登堡、貝納斯、廷勒斯、胡佛等人去領導他，讓克里佛爾德等給他寫演說詞。克里佛爾德是一個有着蓬鬆的美髮和女孩似的眼睛的青年。讓杜魯門耐心的念念就是了。這樣杜魯門便變成美帝國主義的小書記了。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杜魯門將援助希土方案送交國會，范登堡立即稱之為最重要的國家政策。

和美國對全世界的新政策。

美帝國主義露出了他的犬牙，戰爭雖然使美國實業家們獲得了空前的利潤，但是他們並未滿足戰爭，僅只提高了他們的食慾。同時戰爭反給與他們許多束縛與義務。當時大總統是羅斯福，現在華爾街極想擺脫這些束縛與義務。杜魯門很願從地滿足了華爾街的慾望。當他才到白宮的時候，他曾鄭重宣稱忠實於羅斯福的方針，他答應要保持羅斯福的內閣，但是他却把他的閣員們趕跑了。羅斯福的基本政策是戰後和平，而杜魯門却是新戰爭的煽動者。

邱吉爾不能戰勝活着的羅斯福，但是他戰勝了杜魯門。

華爾街的無底洞是填不滿的。在政治舞台出現很多軍人的事實，這是美國有史以來第一次。金元披上了軍裝，國家機構開始軍國主義化了。將軍們也做了外交官。馬歇爾將軍成了美國的國務卿，麥克阿瑟將軍統轄着日本，魏德邁將軍赴中國「恢復秩序」，在西歐方面克萊將軍也做了主人翁。

美國已開始瘋狂地干涉歐洲的事情，他們的殖民地還嫌少，他們想把全世界變成他們的殖民地。他們援助希臘法西斯，武裝土耳其，挑撥中國的內戰，鼓勵荷蘭侵犯印度尼西亞，強入意大利，干涉法國的國內生活，威脅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並想破壞各國對蘇聯的感情。州長馬爾丁瘋狂地叫喊着：「美國應當一隻手抱着原子彈，一隻手捧着十字，向前邁進。」杜魯門與羅馬教皇畢依十二世交換了信件，天主教首領准許基督教徒杜魯門成立新的十字軍。但是反對和平的進軍就是反對了自己的人。侵略和民主是不能相容的；強權和公理是不能並立的。受着自己主人的督促，杜魯門已開始進攻了，開始向美國人民，向美國的民主派，向職工會，向美國人民的基本自由進攻了。美國還沒有過這樣的殘暴的「肅清赤色」的行爲。也沒有過這種赤裸裸的黑色恐怖。把一切進步的社團均宣佈其爲非法，把一切誠懇的人們斷然驅逐出去，或囚禁在監獄裏！山傑克遜來的這位布疋雜貨商，想要同慕尼黑

黑來的小上等兵比賽一下榮譽。杜魯門把自己的十字軍叫做『反對世界共產主義』的進軍。這還是一種老生常談！以前克魯伯·施列德爾也曾把瘋子希特勒當作先進者。裕仁也曾受三井三菱的督促。現在莫爾干·洛克費勒也把小夫役當作先進者。人類全知道這種進軍將會得到什麼結果。

五

在杜魯門爲其主人忠實服務的時候，他學到了什麼呢？他還是和從前一樣，不多說話，如果他沒有和他的太太商議的時候，不作任何政治的決裁，可是現在他知道同誰商議了。

華萊士在述說杜魯門的環境時，他認爲有誰在他背後作祟，他說：『在同我們的國務卿——即軍事專家——確定我們的外交政策時，有下列諸人參加：國務卿羅維特——前布朗兄弟及哈里曼銀行集團的合夥人，副國務卿索茨曼——前紐約市場副場長，美國駐英大使杜格拉斯——最大人壽保險公司董事會的董事長。在這些人中間，還有國防部長福萊斯特——華爾街狄隆姆得銀行集團的領導人，商務部長哈里曼——布朗兄弟與哈里曼公司董事長，財長斯奈德——聖路易地方的財政專家；此外還有新從德國回來想要獲得陸軍副部長職位的狄隆德公司董事長特雷柏以及國際銀行指導人華爾街的法學家馬克萊。藉這些共和黨員之助，華爾街正支配着整個的美國。藉政府之助，華爾街正想要支配全世界。杜魯門像華爾街的經紀人一樣，正在到處演說，他的演說已日益變成惡意的叫囂，而且他的狂吠聲中已經可以聽到戰車的車軌聲，然而真是奇怪的事，在他的演說詞裏面，沒有表現出一點力量，在他的威脅的話句裏面，沒有表現出一點威力，而只是恐懼，這種恐懼是對於未來的恐懼，是危機來臨時的恐懼，是在本國人民面前的恐懼，是對民主派的恐懼，對於戰勝法西斯而不願美國重演

法西斯的世界人民的恐懼。恐懼與憎惡——這就是杜魯門演說中所表現着的。雖然他有原子彈，但是還很恐懼，雖然他有美軍，但還是很渺小無力。誰也不能預計不可預防的事情，誰也不能停止明天的太陽，在這裏就是「小夫役」的主人，也是無力的。因此這位被華爾街稱爲天使的杜魯門，正是一個穿着短褲的小孩子，這也是美帝國主義軟弱無能最顯明的表現。（譯自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日蘇聯「文學報」第三十九期）